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Dylan Thomas

狄兰·托马斯诗选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狄兰·托马斯　著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1914年10月22日生于英国南威尔士斯温西(Swanses)；1925年9月入斯温西初级中学学习，并开始诗歌创作；1931年8月中学毕业，任《南威尔士日报》记者。1933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诗作，1934年获《诗人之角》图书奖．同年12月出版第一部诗集《十八首诗》，1936年出版《诗二十五首》，1939年出版《爱的地图》，1943年3月开始担任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1946年出版《死亡与入口》，1952年出版自己选定的《诗集》(1934—1952)。1953年11月9日诗人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39岁。

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诗风粗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表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掀开了英美诗歌史上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罗　辑　平面设计：张志伟





ISBN 7-5434-4708-8
I·784　　定价：12.40 元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海岸 傅浩 鲁萌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兰·托马斯诗选/（英）托马斯著；傅浩，海岸，鲁萌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1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708-8

Ⅰ.狄… Ⅱ.①托…②傅…③海…④鲁… Ⅲ.诗歌-作品集-英国-现代 Ⅳ.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158号

丛书名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狄兰·托马斯诗选
作　者	(美国)狄兰·托马斯
责任编辑	罗　辑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708-8/I·784
定　价	12.40元



出版前言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最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20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20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20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50种，分5辑推出，每辑10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20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20世纪是人类迄今

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20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 序

海 岸

狄兰·托马斯是二十世纪英美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非凡的诗艺掀开了英美诗歌史上新的篇章。他的诗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赞美人类的爱,赞美上帝”;诗风粗犷而热烈,音韵充满活力而不失严谨;其肆意设置的密集意象相互撞击、相互制约,表现自然的生长力和人性的律动。他早期的许多作品晦涩难懂,后期的作品更清晰明快,尽管某些细节仍然令人疑惑不解;然而,他作品的晦涩与不解并非由于结构的松散与模糊,而是因其内涵过于浓缩所致。他的诗篇感性而坚实,绝少流于概念或抽象;他的诗歌很少涉及精神压力、怀疑、自我分裂、反讽等现代诗常见的主题,他的诗纯粹朴实,自成一体,普通的一片落叶、一滴露水、一次性爱过程均可化为无穷的诗意;他从感性出发,通过感觉具体的物象,触及内在的本质,最终达到某种永恒的境界,他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诗艺令人赞叹,令人翘首仰望。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1914年10月22日生于英国南威尔士斯温西(Swanses),1925年9月入斯温西初级中学学习,并开始诗歌创作;1931年8月中学毕业,任《南威尔士日报》记者;1933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诗作,1934年获《诗人之角》图书奖,同年12月出版第一部诗集《十八首诗》,1936年出版《诗二十五首》,1939年出版《爱的地图》,1943年3月开始担任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1946年出版《死亡与入口》,1952年出版自己选定的《诗集》(1934—1952)。1953年11月9日诗人在美国纽约去逝,享年39岁。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他热情好客,交际甚广,因为他认为:

> 一叶草融入草坪才能长存,
> 一粒石禁闭在云雀的山岗会迷失自己。
>
> ——《进入她躺着的头颅》

他的童年是在威尔斯度过的,但他学习英语,不说也不懂威尔士语;他不喜欢威尔士民族主义,也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他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对威尔士中产阶级严格的清教徒生活方式的一种反叛。尽管威尔士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家乡的概念,但他诗句的乐感,元音辅音相互缠结的效果,奔放华丽的词汇以及夸张智慧的修辞均无可置疑地体现威尔士的风格。但是,他无所



节制的生活却暗藏不幸的种子。要是他少一点交际,多一点孤独,少一点放纵,多一点节制,他也许活得更久些,写出更多的诗篇。当然,那他就不再是诗人狄兰·托马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诗坛及知识界陶醉于T·S·艾略特和W·H·奥登的理性世界。狄兰·托马斯一反英国现代诗那种苛刻的理性色彩而着力表现普通人潜在的人性感受,他的诗赋有强烈的节奏和密集的意象,冲击着惯于分析思维的英国诗歌传统。他将生、欲、死看成一个循环的整体,生孕育着死,欲创造生命,死又重归新生;他为生而歌唱:

> 当胎膜随着剪子打开,
> 系上绿围裙哺乳的时光随之降临,
> 此刻垂悬的饥荒四周不再有嘴舌的骚动,
> 整个世界风雨过后,一片虚无,
> 我的世界洗礼在一条泌乳的溪流。
> 大地和天空融为一处缥缈的山岗,
> 太阳和月亮洒下同样白色的光芒。
>
> ——《当初恋从狂热趋于烦忧》

他更为创造生命的爱而歌唱:

……他俯身而就，
燃烧在新婚的爱床，在欲望中心的
旋涡，在欢乐天堂的山坳，
在世上旋转的花蕾。而她正
随他一起升腾，盛开在她融化的冬雪里。

——《冬天的故事》

她们告诉我爱情常青，即便树叶落满坟地，
阳光擦拭失落于草丛的十字基督，
女儿们不再悲伤，她们仍然会
在狐狸生养的大街滋生欲望，
或在枯败的树林饥肠辘辘：
山岗上的女人将穿过求爱者的树林，
永远疯狂地热恋那些健壮不灭的死者，

黑暗中的女儿们像福克斯的火药宁静地燃烧。

——《在白色的大腿间》

他也讴歌死亡，等待死亡带来新生：

不幸地等待死亡
偕同凤凰一起等待
柴火即将点燃我罪孽的时光



等待阴影中的女人
石刻的圣徒充满肉欲，夹杂在飞逝的死者中。
——《不幸地等待死亡》

在他的诗中，人生的演变与自然的交替相辅相成：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
摧毁我的一切。
我无言相告佝偻的玫瑰
同样的寒冬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的力控制着万物的生长与毁灭，也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而“佝偻的玫瑰”与“寒冬热病”透泄出青春期强烈的欲望，以及一种欲望难以满足的自然人性的关怀。事实上，诗人早期的《十八首诗》表达他关于自然的尊严、青春期的沮丧及其人性尊严受挫的意识：

夏日的男孩，我看见你们正在毁灭。
生活在蛆虫遍布的荒野上的人们。
袋囊鼓鼓非同凡响的男孩。
我是男人，你的父亲曾经也是。

我们是燧石和沥青的子孙。

哦，看他们经过时，爱情之柱在亲吻。

——《我看见夏日的男孩》

在他的第二本诗集《诗二十五首》里，诗人开始尝试新的意象，新的主题和新的风格，在他那首《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诗里，死亡如同生命、欲望一样令人兴奋，一样感人肺腑：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去的人赤身裸体
一定会与风中的人西沉的月融为一体；
骨头被剔净，白骨又流逝，
他们的肘旁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
尽管他们发疯却一定会清醒，
尽管他们沉落沧海却一定会再次升起；
尽管情人会失去，爱却一定会长存；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他的第三本集子《爱的地图》影响较小，印象较深的是那首《葬礼之后》。而第四本诗集《死亡与入口》诗风渐趋明快，例如，《十月献诗》、《冬天的故事》、《羊齿山》、《在约翰爵爷的山岗上》、《在白色的大腿间》、《梦中的乡



村》等诗篇节奏强烈,风景画般的叙述清晰易懂。他歌颂孩童的纯真,歌颂田园的宁静。而诗集中的一些短诗《两位的祈祷》、《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致你及他人》、《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等在诗艺上更加炉火纯青,无懈可击:

我在吟唱的灯光下写作
不是为了野心或面包
也不是为了炫耀
或在像牙舞台上卖弄风骚
而是为了他们内心深处
极普通的回报。

除了愤怒的月亮
我不为自傲的人
铺开浪花四溅的纸笺
也不为高耸的死尸
伴随夜莺和颂诗而歌唱
而是为了情人们,他们
怀抱岁月的忧伤
他们不赐赞美或酬劳
也不留意我的手艺或诗艺。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狄兰·托马斯诗选》依据诗人生前"钦定"的意欲留世的选本《诗集》(1934—1952)翻译而成,除个别诗篇选译外,基本上保留原貌。记得当初傅浩兄从浙江衢州寄来狄兰·托马斯的诗集,那还是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在完成学业之余译出第一稿,再由傅浩兄译出第二稿,后又由鲁萌兄译出第三稿,部分译诗曾在漓江出版社的《国际诗坛》(第4辑)发表,可联系出版译诗集之时,才知已有译本抢先一步,译稿重又回到我的手里,一搁就是十余年,其间适逢我大病一场,我也就断断续续修订了十余年,我还曾两度面临死亡,也正是从他生死主题的诗篇中吸取战胜疾病,战胜死亡的无穷力量。一个译本是有其生命的周期,据说一个好的译本最多也只能生存五十年。值此新千年之初,狄兰·托马斯的诗歌更应有个新的译本,而译诗的修订也暂且结束,否则就无暇翻译更多的诗篇,正如狄兰·托马斯在其为编定《诗集》而作的"序诗"注释中所写,"我若不断地修订本书不甚满意的诗稿,那么我就会忙得无暇写出新的诗篇。"

2001年12月28日于上海



序 诗

狄兰·托马斯

此刻白昼随风而逝，
在上帝加速夏日消亡之际，
在喷涌的肉色阳光下，
在大海摇撼的屋子里，
在鸟鸣和果实、
泡沫、长笛、鱼鳍和翎毛
缠绕的危岩上，
在舞动的树根下，
在海星浮动的沙滩旁，
渔夫们穿过鸥群、
风笛手、轻舟和风帆，
黑乌鸦落在户外，
渔夫手握云彩，跪向

日落下的渔网，
鹈群紧挨苍天，
伤痛的孩子，苍鹭，
贝壳诉说七片海洋，
永恒的水域
远离九天九夜的城市，
周遭的塔楼
像干草高高的梗茎，
陷于信仰的风中，
在乏味的寂静里，我歌唱
献给你们，陌生人（尽管
歌唱是一种燃烧的创造性行为，
我锯齿般扩散的歌声
让群鸟之火席卷大地的森林），
透过这些拔弄大海的叶片，
树叶一般飘升又飘落
遽然碎裂又不灭
步入三伏天的夜晚。
鲑鱼游向大海，枯竭的太阳滑落，



无言的天鹅击打着忧郁，
薄暮轻拍海湾，而我砍伐
各种喧闹的形态，
让你知晓
我，一个旋转的人
多么自豪，还有星星、鸟鸣、
原生的海、哭泣的人、神圣的血。
听：我吹奏的世界
从游鱼到跃动的山岗！看：
当洪水涨起
我打造一叶怒吼的方舟，
倾注我最美好的爱，
源自恐惧的喷口，
红色的愤怒和生存的人类，
熔化成山涧的溪流，
越过休眠的伤痛以及
洁白的羊群空荡荡的牧场。

献给我拥抱的威尔士。

呼，呼，在城堡的守护之下，
你歌王般颂唱的猫头鹰，月光般
扫视闪烁的奔跑，幽谷中
窜入一只毛茸茸的小鹿死去！
嗬，在垂直的苔藓之上，
哦，张开羽翼鸣响的鸽子，
在猫头鹰声声鸣叫的幽暗里，
应着威尔士可敬的白嘴鸦
咕咕地说着林中的颂辞，
从她的巢穴月光般倾诉忧郁的音符
撒向成群的麻鹬！
嘿，喧嚣一族，
你的喙上叼着悲哀，
在空谈的海岬上，目瞪口呆！
嗨，雄兔飞奔在隆起的山岗！
它，像一道弧光，
听见我洪荒之舟的
铿锵之声，应和我的砍伐和重击，
（我的一阵砧骨的撞击



胡闹又喧嚣，这音调
发自多舌的马勃菌），
但动物稠密如贼
踉跄在上帝粗犷的原野上，
（向他的兽盔致敬！）。
嘘，野兽们稀疏地安睡
在耸立的山林！垒着草垛的
农场空空荡荡，
贴着一片水域咯咯作响，
谷仓顶上响彻公鸡的啼叫！
哦，相邻的王国，长鳍的，
生皮的和抖动羽翼的，闪现在
我打着补丁的方舟上，月光
闪烁，畅饮海湾的诺亚
带着兽皮、鱼鳞和羊毛：
只有深溺的钟声下的
羊群和教堂的喧嚣
乏味的宁静随着夕阳西下，
沙州沐着夜色，片片田野无比神圣。

惟有我们安然渡过,随后
在威尔士的星空下,
呼喊,方舟之上的生灵!
穿过波涛覆盖的陆地,
他们博爱胸怀,移动
如葱郁的岛屿,翻越重重山岗。
嘀,口衔长笛英勇的鸽子!
喂,从不晕浪的老狐狸,
汤姆山雀和戴利鼠!
我的方舟在阳光下歌唱
在上帝加速夏日消亡之际,
滔滔洪水如花盛开。

1952 年 10 月



目 录









我看见夏日的男孩

1

我看见夏日的男孩正在毁灭，
金色的家园无比荒凉，
沃土冻结，没有一丝的丰盈；
他们携带着妙龄少女，
热情融化冬天里冰封的爱情，
汹涌的波涛淹没满舱的苹果。

这些光的男孩累积几多荒唐，
搅酸沸滚的蜂蜜；
他们在蜂巢里拨弄霜凌；
阳光下几丝寒冷的疑虑和幽暗
养育他们的神经；

一轮信号月消失在他们的虚幻里。

我看见夏日的孩子在母胎中
撕裂强壮子宫的风风雨雨，
神奇的拇指划分出白昼和黑夜；
在太阳和月亮各自分割的浓阴深处，
他们涂抹自己的堤坝，
就像阳光涂抹他们脱落的颅壳。

我看见男孩们长成一个个普通人，
随种子的变换渐渐成熟，
热情的跳跃或许让空气残缺；
三伏天涌动的阳光和爱情
从心中向喉口骤然迸发。
哦，看那冰雪中夏日的脉动。

2

但是，四季必须接受挑战否则坠入
一个钟声齐鸣的地方；
在那儿，我们摇响星星，死亡一样准时；
冬天的男人昏昏欲睡，



在他的夜晚扯动黑舌的丧钟，
女人吹动风，却吹不回午夜的月亮。

我们是黑色的反叛者，让我们
从夏日的女人身上召唤死亡，
从痉挛的情人处召唤血肉有致的生命，
从漂浮大海的白净尸体上
召唤神灯之上眼睛明亮的蠕虫，
从培植的子宫里召唤稻草人。

我们这群夏日男孩，在呼呼生风的旋转中，
富含海藻铁元素的绿色植物，
举起喧嚣的大海，放飞一群群海鸟，
捡拾世上球状的波浪和泡沫，
让潮汐窒息沙漠，
为扎一只花环，梳理乡间所有的花园

在春天，我们用冬青枝缠绕前额，
嘿，还有那鲜血和浆果，
快乐的乡绅被钉在树干上；
湿漉漉的肌肤在此干枯而亡，
热吻在无情的采石场裂成碎片。

哦,看那孩子们信誓旦旦的爱情之柱。

3

夏日的男孩,我看见你们正在毁灭。
生活在蛆虫遍布的荒野上的人们。
袋囊鼓鼓非同凡响的男孩。
我是男人,你的父亲曾经也是。
我们是燧石和沥青的子孙。
哦,看他们经过时,爱情之柱在亲吻。



一旦晨曦不再伫留

一旦晨曦不再伫留，
伫留在我蠕虫般长长的手指，
不再诅咒我拳头上奔腾的大海，
时间的嘴，就会海绵般吮吸
每一条铰链上的乳酸，
吸干胸乳间奔流的乳汁。

当大海的乳汁被吸尽，
干涸的海底一览无余，
我派遣我的生灵巡视星球，
那星球长满毛发和骨骼，
靠神经和大脑缝上我的身，
将我满瓶的物质系上他的肋骨。

我的引信定时引爆他的心，

他像点燃的火药一般爆裂，
随太阳共度一个短暂的安息，
但是当星星,竞相现形，
在他的眼中拉动睡眠的麦秆，
他就会随父亲的魔法沉溺在梦里。

所有的问题披上坟墓的盔甲，
红发的癌肿依然存活，
因患白内障的眼睛蒙上纱布；
死者松开灌木丛生的下颚，
成袋的血液放飞群群苍蝇；
他的内心竖起耶稣受难的十字架。

睡眠航行在时间的浪潮；
干枯在坟地的马尾藻
将死者扔给咆哮的海洋；
而睡眠无声地滑过床第，
鱼食在此滋养片片阴影，
它们透过花丛展望天空。

一旦晨曦的螺杆转动，
母乳沙砾一般干硬，



我就会派遣使节走访光明；
他却有意无意地坠落梦境，
念动咒语召唤尸体的形影，
从他的心中洗劫我的体液。

醒来吧，沉睡者，迎着阳光，
小镇早起忙碌的劳动者，
离别醉生梦死的马屁精；
光的栅栏大片坍塌，
除了敏捷的骑手人人都被摔下，
而世界悬挂在树梢。

心的气候进程

心的气候进程
由湿变干;金色的射击
在冰封的坟墓里怒吼。
四分之一血脉的气候
变黑夜为白昼,太阳下的血
点燃活着的蠕虫。

眼中的进程
预警盲目的骨头;子宫
随着生命的脱泄驶入死亡。

眼中气候里的黑暗
是一半的光;深深的海洋
拍打棱角光滑的堤岸。
打造耻骨一片森林的种子,



叉开一半的果实;另一半坠落,
顺着沉睡的风缓缓而落。

肉体和骨骼里的气候
又潮又干;生者和死者
像两个幽灵在眼前游荡。

世界的气候进程
将幽灵变为幽灵,每位受宠的孩子
坐在双重的阴影里。
进程把月亮吹入太阳,
扯下皮肤褴褛的帷帘;
心放弃死亡。

在我敲击之前

伸出流动的手指轻叩子宫，
敲开肉体大门之前，
我像水一样飘忽无形，
汇成家乡附近的约旦河，
我是莫尼莎女儿的兄弟，
我是繁衍蠕虫的姐妹。

我听不到春天和夏天。
叫不出太阳和月亮的名字，
却能感觉血肉盔甲下
砰然作响，倏然融化，
父亲在圆屋里挥动
雨点般的铁锤，铅星飞溅。

我感知冬天的讯息，



冰雹纷飞，雪花如嬉，
寒风追求我的姐妹；
我的体内刮动风，恶露降临；
我的血管随东方的天气流动；
出生前我就知晓黑夜与白昼。

还未出生，我就饱经风霜；
恶梦折磨着我，百合般的骨头
扭曲成一个活生生的密码。
肢解的血肉穿越一排排
耸立肝区的十字架，
穿越脑海胡乱缠结的荆丛。

在肌肤和血管围拢喉口之前，
我的喉咙早已知道干渴，
言语和水融为一体，
源源不断，直到血液发臭；
我的心感受爱，胃饱尝饥饿；
我在自己的粪便里嗅到了蛆虫。

时光抛出我世俗的血肉，
追随咸潮奔涌的历险，

在海上漂泊沉浮,
永难抵达彼岸。
我啜饮时光的葡萄汁,
愈加变得富有。

我的灵与肉天生一体,非人
亦非魔,却是凡间的幽灵。
死亡的羽毛击中我。
我注定要死去,最后一口
长长的呼吸捎给父亲
基督临终的口信。

你面对十字架和祭坛俯身垂首,
想着我,又怜悯基督,
他误将我的骨肉当作盔甲
欺骗我母亲的子宫。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
摧毁我的一切。
我无言相告佝偻的玫瑰，
同样的寒冬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

催动流水穿透岩石的力
催动我鲜红的血液；驱使溪流干涸的力
驱使我的血流凝结。
我无言相告我的血管，
同是这张嘴怎样吸干山间的清泉。

搅动一泓池水旋转的手
搅动沙的流动；牵动风向的手
扯动我尸布般的风帆。

我无言相告那绞死的人，
我的泥土怎样制成刽子手的石灰。

时间的嘴唇水蛭般贴紧泉眼；
爱滴落又相聚，但是流淌的血
一定会抚慰她的伤痛。
我无言相告一个气候的风，
时光怎样围绕星星滴答出一个天堂。

我无言相告情人的墓穴，
我的被褥上蠕动着同样的蛆虫。



我的英雄裸露他的神经

我的英雄裸露他的神经，
从手腕到臂膀，
掀开斜靠肉身之上的头颅，
像个昏昏欲睡的幽灵，
那高傲的脊梁巍然挺立。

可怜的神经线圈般连接头颅，
在失恋的纸笺上疼痛不已，
我以狂放的草书拥抱爱情，
倾诉所有爱的饥渴，
在纸页书写空虚的病痛。

我的英雄剥开我的一侧，看到
他的心像赤裸的维纳斯，
踏着血肉之岸，舞动血红的辫子；

他剥开我耻骨的诺言，
承诺一次秘密的欢情。

他握住源自这盒神经的脉络，
颂扬世间这生死的错误，
两位伤心的臭名远扬的贼子，
以及饥渴的帝王；
他拉动经脉，体液随之流动。



你脸上的水

你脸上的水曾经被我螺杆
转动的地方,掠过你干枯的灵魂,
死者的眼皮上翻着;
在美人鱼撩起她们的头发穿越
你冰层的地方,刮过干枯的风
穿越盐粒、草根和鱼卵。

你绿色的花结曾经紧缚
船绳的潮汐里,走来
那绿色的解缚人,
剪刀抹上油,刀片松弛地悬着,
从源头切断他们的通道,
摘下湿漉漉的果实。

来去无踪,潮升汐落,

拍打水草丛生的爱情之床；
爱的水草枯萎而亡；
孩子的身影晃动在岩石的四周，
他们从各自的空旷中，
向着海豚游曳的大海呼喊。

虽然坟墓般干枯，你斑斓的眼睑
绝不会锁闭，圣贤施展魔力
滑过大地和天空；
你的床笫应当铺满珊瑚，
你的潮汐里应当游动起蛇群，
直到我们丧失海的所有信念。



假如我被爱的抚摸撩得心醉

假如我被爱的抚摸撩得心醉，
偷我到她身边的行骗女郎，
就会闯过草垛，扯去我的绷带，
假如红色的撩逗，像母牛产仔般
从我的肺中仍然挠出一串笑声，
我就不畏苹果，不惧洪流，
更不怕败血的春天。

男孩还是女孩？细胞问，
从肉身扔下一团梅子样的火
假如我被孵化的毛发撩得心醉，
翼骨在脚跟一阵阵萌发，
婴儿的腿窝撩人心痒，
我就不畏绞架，不惧刀斧，
更不怕纵横交错的战火。

男孩还是女孩？手指问，
在墙上涂画少女及她的男人。
假如我被顽皮的饥渴撩得心醉，
预演的热流窜过神经原的边沿，
我就不畏爱的侵入，
不惧耻骨区的魔头，
更不怕直言不讳的坟墓。

假如我被情人的抚爱撩得心醉，
却又抹不平额上乌鸦的足迹，
抹不去缠病老人颚下的垂锁，
时光、螃蟹和情人的温床就会
留给我寒冷如同黄油留给飞蝇，
沉渣浮动的大海淹没我，
海浪拍打情人沉尸的脚趾。

这个世界半属魔鬼，半属我身，
愚蠢的女孩疯狂地吸毒，
烟雾缠绕她眼上交错的花蕾。
老人的胫骨流动着与我相同的骨髓，
鲱鱼的气息弥漫大海，



我坐看指甲下的蠕虫
迅即消逝无踪。

这就是抚爱，撩人心醉的抚爱。
从湿润的爱情私处到护士的扭动，
一脸疙瘩的莽汉摇曳一身的情欲，
却永远无法撩拨午夜吃吃的笑语，
即便他发现了美，从情人、母亲
和众情人的胸乳上，或从他
风尘撩动的六尺身躯。

抚爱是什么？是死亡的羽叶撩动着神经？
是你的嘴、我的爱亲吻中开放的蓟花？
还是我的基督毛茸茸地诞生在枝头？
死亡的话语比他的僵尸更为干枯，
我喋喋不休的伤口印着你的毛发。
我愿被爱的抚摸撩得心醉，即：
男人就是我的一切。

我们的阉人梦想

1

我们的阉人梦想爱情与光明，
光中的一切无籽无核，心境
捶打男孩的肢体，
他们裹着披肩和床单蜿蜒而行，
在怀里妆饰黑肤的新娘，
黑夜的寡妇。

尸布的气味弥漫一切，女孩的阴影
随着阳光的移动从蠕虫分离，
男人的身骨在床第衰败，
乘坐午夜的滑车掘开坟墓。



2

在我们这个时代，杀手和他的情妇，
两个一丘之貉的死鬼，疯狂地作爱，
诉说子夜情欲高涨时的呓语，
我们的肉眼前所未见；
当相机收起，他们匆匆赶往
时光庭院里的窝穴。

在弧光灯和我们的颅骨间他们手舞足蹈，
强行拍摄，消磨夜晚的时光；
我们看着阴魂们上演淫逸残杀，
爱充满谎言，散发着赛璐璐的气味。

3

哪个是真实的世界？我们两个入睡者，
谁会从梦中醒来，当药剂及其痛痒
养育这红眼的尘世？
快乐的绅土，威尔士的富人，
打发片片阳光和古板的风范，

或是推上夜的排档前行。

照片迎娶眼睛，
给新娘移植真理的单面皮肤；
梦境吮吸忠实的入眠者，
裹着尸布的男人配对飞翔。

4

这就是世界：我们躺着
一样的衣衫褴褛，我们着手
相爱却又难以如愿；
梦将掩埋的尸体踢出睡袋，
让他们的残骸像生者一样受人尊敬。
这就是世界。满怀信心。

因为我们会像公鸡那样呼唤，
唤回往昔的死者；我们的枪弹会击中
碟中飘出的意象；
我们将是顺应生活的伙伴，
活着的人们将开出爱的花朵，
歌颂我们远去的心。



尤其当十月的风

尤其当十月的风
伸出霜寒的手指痛击我的发丝,
为蟹行的太阳所制,我踏着烈火
在地面投下一片影子蟹一样爬行,
我站在海边,倾听群鸟的喧鸣,
倾听渡鸦咳叫在冬日的枝头,
我忙碌的心一阵阵颤栗,当她
倾泻音节般的血液,倾吐她的话语。

也被关入言辞的塔中,我留意
地平线上树林般行走的
女人身姿喋喋不休,以及公园里
一排排孩子明星般显露。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发元音的山毛榉,
有人让我用橡树的声音,从荆棘丛生的

州郡根须告知你音符,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水的话语。

一盆羊齿草后,摇摆的钟
告诉我时辰的消息,神经的意图
盘旋于茎杆的花盘,在雄鸡啼晓时
宣告早晨降临,并预报刮风的气候。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草地的标志,
草符告诉我知晓的一切,
透过眼睛挣脱蠕虫的冬天。
有人让我告知你渡鸦的罪过。

尤其当十月的风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秋天的字符,
蜘蛛的语言,以及威尔士喧闹的山岗。)
握紧萝卜般的拳头捶打大地,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无情的词语。
心已耗尽,流失一股奔突的热血,
预警狂暴即刻来临。
站在海边,倾听鸟群鸣叫黑色的元音。



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

时光像一座奔跑的坟墓，追捕着你，
你安然的拥抱是一把毛发的镰刀，
她换好挡驾驭爱情缓缓穿过房室，
灵车里的乌龟爬上裸露的楼梯，
拖向穹顶，

像一把剪刀昂首阔步，走来裁剪岁月，
向种族中胆怯的我
传递比死亡陷井更为外露的爱，
剥夺狡诈的口舌，他的带尺
丈量寸寸肉骨，

我的主人，传给我大脑和内心，
一颗蜡烛般消瘦的死亡之心，
当铲手之下的血和严密的时间

驱动孩子们成长，像青肿袭上拇指，
从少女从头脑，

面对星期天，手套里塞着抹布，
贞洁和猎手，眼目昏黄的男子，
时光的茄克或冰冷的外套，
我也许无法和一位处女相守
在平整的坟墓，

我大步走过死亡的国度，
剽窃的主人在石上敲动密码，
绝望的血液，可信的处女粘液，
在阉人间停留，肉叉和脸面上
留下硝石的污迹。

时光是一种愚蠢的幻觉，时光与傻瓜。
不！不！我的主人，你这情人的脑瓜，
像垂落的锤子，敲打获取的荣誉。
你这英雄的头颅，机棚里的死尸
向手杖诉说“失败”。

快乐不是丁当作响的国度，先生和女士，



癌症的扩散或夏日的羽叶
在相拥的绿树和狂热的十字架上闪亮，
快乐也不是城市的沥青和地铁，倦于养育
人类穿过碎石的小道。

我浇湿你圆形塔顶里的烛光。
快乐是尘埃的敲击，死尸
穿越盒内的突变抽发亚当的芽胚，
暮色苍茫的爱情国度和国有的颅骨，
先生，是你的劫数。

一切均已消亡，塔楼崩塌，
（风灌满空房），倾斜的布景，
足根从太阳悬落，
（放弃夏天），皮肤粘连，
所有的动作消亡。

人啊，我疯狂的人，腐败的风
传播吹哨者的咳嗽，追踪的时光
化为死亡的灰烬；爱上他的诡计，
快乐的死尸饥肠辘辘，当你占据
这禁止亲吻的世界。

当初恋从狂热趋于烦忧

当初恋从狂热趋于烦忧，当子宫
从柔软的瞬秒趋向空洞的分钟，
当胎膜随着剪子打开，
系上绿围裙哺乳的时光随之降临，
此刻垂悬的饥荒四周不再有嘴舌的骚动，
整个世界风雨过后，一片虚无，
我的世界洗礼在一条泌乳的溪流。
大地和天空融为一处缥缈的山岗，
太阳和月亮洒下同样白色的光芒。

从赤足的第一步脚印，摆动的
手势，散乱的发际，
从内心最初的秘密，预示的幽灵
到首次默然面对肉体时的惊愕，
太阳鲜红，月亮灰白，



大地和天空好像两山的相遇。

身体趋于成熟，牙长自牙髓，
生长的骨骼，谣传神圣的腺体里
精液在流窜，血液向内心祝福，
四面来风始终如一地刮个不停，
在我的耳朵里闪耀声音的光芒，
在我的眼睛里闪动光芒的声音。
成倍增加的沙子一片金黄，
每粒金沙繁延生命的伙伴，
颂唱的房子呈现绿意。

母亲采摘的梅子渐趋成熟，
男孩从母体的黑暗中降生，
在明亮的膝前日益健壮，
结实匀称，擅于借助腿脚来啼哭，
他懂得声音的表达，如饿的哭声，
渴望风和太阳的喧闹。

从肉体的第一位词格变化，
我呀呀学语，学会将思想化为
脑海冷酷的词语，

重新编排修饰前人遗留的片言只语，
在月光消逝的国土，他们再也
无需词语温暖自身。
舌根在精疲力竭的癌变中消亡，
空留虚名，只为蛆虫留下印迹。

我学会意愿动词，拥有自己的秘密；
夜的密码轻叩我的舌面；
聚为一体的心智发出绵绵不息的声响。

一个子宫，一种思想，喷涌自身的内涵，
一只乳房引流吮吸的狂热；
从分离的天空，我明瞭复义的秘密，双重的世
界旋转为一个积分；
万千思想吮吸同一朵花蕾
在我的眼前开放；
青春浓郁；春的泪水
在夏日及成百的季节消融；
一个太阳，一种甘露，带来温暖和养分。



最　初

最初是那三角的星星，
一丝光的微笑掠过空虚的脸面；
一条骨的枝干穿越生根的空气，
物质分裂，构成太阳最初的精髓；
浑圆的天空燃烧着虚无，
天堂和地狱在旋转中混为一体。

最初是那苍白的署名，
三个音节，微笑般闪烁星光；
随后水面上出现印迹，
月亮显现铸造脸面的印痕；
触及桅顶横桁和圣杯的鲜血
触及最初的云彩，留下一丝痕迹。

最初是那上升的火苗，

一点星火点燃所有的气候,
三眼的星火,透出红光,迟钝如花;
生命萌发,自翻滚的大海喷涌而出,
迸自根须,渗自土地和岩石,
神秘的油催动着青草成长。

最初是那词语,
源自光的坚实底座,
抽象成所有虚无的字母;
从呼吸那云雾缭绕的底座,
词语不断涌现,向心灵
传译生死最初的字符。

最初是那神秘的大脑。
脑细胞在思想中不断分裂衔接,
随后音叉迎着太阳分化;
而在滤网筛动血脉之前,
血液喷涌,迎着光束播洒
源初棱角分明的爱。



没有太阳的照耀，光就降临

没有太阳的照耀，光就降临；
没有大海的奔腾，心潮就掀起
自己的波涛；
而破碎的鬼魂头顶着萤火虫，
光的万物列队
穿越肌体，那儿没有血肉装点身骨。

腿股间的烛火
温暖青春和精子，点燃岁月的种子；
没有种子的骚动，
男人的果子在星光下圆润光滑，
无花果一样明亮，
没有蜂蜡的地方，烛光闪现它的毛发。

黎明在眼后破晓而出；

呼啸的热血像大海滑过
颅骨和脚趾的两极
既无篱笆，又无树桩，空中的喷井
朝着魔杖喷溢
在微笑中勘探泪中的原油。

黑夜在洞穴里转动，
犹如漆黑的月亮，环绕地球的边线；
白昼照亮身骨；
没有严寒的地方，砭人肌骨的狂风
解开冬日的长袍，
春天的薄雾在眼睑垂落。

光降临神秘的符签，降临
思维的末梢，那儿的思想在雨中发霉；
随着逻辑消亡，
泥土的秘密穿越眼睛生长，
血液在阳光下高涨，
黎明逗留在荒芜的领地。



我与睡眠结伴

我与睡眠结伴，它在脑海亲吻我，
任岁月的泪水洒落；入睡的眼睛，
转向亮光，月亮一样吸引我。
我调整步伐，沿着身躯飞翔，
坠入梦境，飘向上浮的天空。

我逃离大地，赤裸着身，攀登天气，
抵达远离群星的第二重天界；
我们哭泣，我及另一个幽魂，
母性的眼睛，闪动在树梢；
我再次逃离，羽毛般轻盈。

“我父辈的地球叩动它的轴心歌唱。”
“我们踩着的土地，也是你父辈的土地。”
“我们脚下的土地孕育成群的天使，

羽翼下那些慈父的面孔多么甜蜜。”
“他们不过是些梦中人。吹口气,就会消失。”

消失,我肘边的幽魂,流露母性的眼神,
而我吹拂着天使,迷失于
云岸,相连每一片唠叨的坟墓阴影;
我将梦中的伙伴吹回自己的床第,
他们酣然沉睡,全然不知自己的幽魂。

随后空中活跃的万物
抬高嗓音,而我在词汇上攀登,
用手和头发拼写我的幻象,
入睡多么轻盈,在这污泥的星星上,
苏醒多么沉重,从那世俗的云层中。

时光的阶梯延向太阳,
每一级响彻一次爱或终将消逝,
寸寸跳跃着人的血液。
一位年迈的疯子仍在攀登他的阴魂,
我父辈的阴魂正在雨中攀登。



我梦见自身的起源

一阵沉睡中的盗汗，我梦见自身的起源，
突破旋转的外壳，壮如
锤炼的运动肌，穿越
梦幻和中枢神经。

从蠕虫般伸展的四肢，从起皱的肉身，
曳足而落，列队穿过
草丛中的废铜烂铁，穿过
感人至深的夜晚里阳光般的金属。

承接流淌爱情热血的脉管，
骨中的生灵昂贵，我
环绕代代相传的地球，低速
驶过夜晚慢行的人类。

我梦见自身的起源,再次死去,
榴弹击中行进的心脏,洞穿
缝合的伤口和凝结的风,死亡
堵塞那张吞噬空气的嘴。

就在我再次死去时,我看到山岗,
丰收的毒芹和草叶,我的血
在僵硬的死尸上起锈,迫使我
从草丛中再次奋发。

我的诞生感人肺腑,骨骼
再次生长,赤裸的
亡魂再次受劫。再次
受难的痛苦锤打男儿的气概。

一阵死亡的盗汗,我梦见自身的起源,
两度沉没于养育的大海,亚当的
汗水逐渐变质,直到
梦见强悍的新人,我去搜寻太阳。



我的世界是金字塔

1

半个父亲相伴，当他兼演亚当
在空洞的废船为大海所吞没，
半个母亲相随，当她用原乳
滋润明日的潜水者，
分裂的身影落在雷鸣的骨骼上
籍未来的盐而逃窜。

伙伴冻住半边身子，当它
从冰山之颠涌出腐朽的泉水，
还有潺潺流动的精液及身影，
旋涌的乳汁簇拥着乳头，
一半的爱，植根于迷失而

荒废的阴魂。

分裂的两半结成一个跛子，
支撑的拐杖轻叩他们的睡眠，
在大海的街头一瘸一拐，深藏于
一群潮舌般涌动的头颅和膀胱，
支撑入眠者在吸血鬼狂笑的
野墓中沉睡。

缝合的两半重又分离，当他们
奔过野猪林及林中的树液，
吮着黑暗，亲吻氰化物，
头上散开蝮蛇一样的发辫；
飞旋的两半号角般鸣响，当他们
演练主要天使。

荣耀是什么颜色？还有死亡的羽毛？
颤抖的两半穿过空中的针眼，
透过顶针刺痛指渍斑斑的天空。
失语的阴魂在草垛之中结结巴巴，
失明的阴魂在飞翔中孵化浩劫，
双眼布满云丝。



2

我的世界是金字塔。填缺的哑剧演员
在沙漠的赭土上哭泣，盐
雕刻着夏天。
我埃及的盔甲在裹尸布下弯曲，
我刮食树脂迈向星光灿烂的骨骼，
迈向血色的幻日。

我的世界是翠柏，是一处英国山谷。
我刺穿肉体在院落嘎吱作响，
在奥地利的弹雨中抛洒热血。
我听到死者的鼓声，弹痕密布的少年，
在累累尸骨上撒落他们的肚肠，
对着枪口高喊上帝。

我的坟地为交汇的约旦河所浇灌。
狭短的北极，南极的水域，
在我灵堂的花园滴落。
谁会走向内陆寻访我，在我的口中
标识亚洲的稻草，谁又会遗弃我，

当我转向大西洋的玉米。

缠结在躯壳的两半,随同
汹涌的海潮回旋而分离,
勇敢面对未来的恶魔,
我燃烧的叉股在出血,脚跟发臭。
当我系上天使的头巾滑行,
天堂之舌喋喋不休。

谁吹动死亡的羽毛?何种荣耀色彩斑斓?
我吹动脉管里鲜红色的羽毛,
我的耻骨是一阵抽搐中略显苍白的荣耀。
我的粘土还未成形,我的盐还未诞生,
我在海上漂泊,隐匿的孩子
在半裹的大腿上干枯。



一切一切枯干的世界杠杆

1

一切一切枯干的世界杠杆，
冰的舞台，坚实的海洋，
一切源于原油，源于重磅的熔岩。
春天的城市，主宰的花朵，
在地球上转动，而地球
在一轮火球上转动灰白的城镇。

如今怎样，我的肉身，赤裸的伙伴，
海一样的乳房，辉煌的明天，
颅内的蠕虫，木桩和休耕地。
一切一切尸体的情人，
骨瘦如罪，流沫的骨髓，

一切的肉身，枯干的世界杠杆。

2

莫怕劳作的世界，我的凡胎，
莫怕扁平的人造血液，
更莫怕金属肋骨下的心脏。

不怕蹂躏，播种般的碾磨，
不怕扳机和镰刀，新婚的刀锋，
更不怕情人间锤炼的火石。
我肉身的人类，颚骨开裂，
如今知晓肉身的锁闸和开启，
以及囚禁镰状眼乌鸦的鸟笼。
哦，我的身骨，知晓焊接的杠杆，
莫怕转动声音的螺钉，
莫怕转向受逐情人的脸。

3

一切一切枯干的人间夫妻，
夫魂伴随妻魂，染病的人



伴随孕育无形人类的子宫。
一切成形于胎膜与乳液，
肉身机械地抚弄我身，
随着这凡俗的世界轮回。

人间的融合花一样盛开，
哦，光芒四射，花蕾成对，
肉身的幻影火焰升腾。
大海的深处，原油喷涌，
洞穴与坟墓，铜色的血液，
花朵，花朵，一切的一切。

在我缤纷的意象里

1

在我缤纷的意象里，我一步跨越两级台阶，
在人类的矿藏下熔炼，古铜色的演说者
把我的阴魂注入金属，
这孪生世界的等级快步践踏，
我半身的阴魂披盔挂甲，在死亡的走廊，
紧随铁人侧身而行。

始于花茎的毁灭，春天一散而开，
明亮如同旋转的纺车，季节的疼痛
波及花瓣的世界；
她透过树液和针叶，血液和泡沫
撒向树根，托起人类，犹如裸露的地幔



托起一座山峦。

始于阴魂的毁灭，春季颇感惊奇，
意象叠着意象，我金属的幽灵
强行穿越蓝玲花，
树叶和铜色树根养育的人类，生生灭灭，
在玫瑰和雄性动力的融合中，
我创造孪生的奇迹。

这就是成年的命运：自然的险境，
高高的尖塔，骨制的栏杆，无人看护，
死亡自然而生；
于是，无影的人或公牛以及想像的恶魔，
在寂静中宣判可恶的死亡：
自然的平衡。

我的意象在树林及倾斜的树液茎管里昂首
　阔步，
步履危险无比，青色的台阶和塔尖
留存人类的脚步。
我陪伴笨拙的昆虫在荨麻树上，
陪伴蜗牛和花朵在葡萄的玻璃床上，

倾听气候的降临。

末日来临的芸芸众生，伤残的对手，
顺时针驶出象征性的港口，
驶入最终的一片水域，
在肺病患者的露台再次道声再见，
冒险的航程，驶出海面，
驶向海风袭击的终点。

2

他们攀登乡间的山峰，
十二级狂风刮击牧场白色的牧群，
刮向山谷一角精心蓄养的草地；
他们看到松鼠迟疑躲闪，
野蜗牛绕着花朵爬得晕头转向，
天气在树林刮起旋风吵个不休。

当他们潜入水中，尘埃落定，
苍白的砂砾，落地堆积，
海狗和鲭鱼在水路
铺开漫长的海上航线，



转动一张油脸漠视敌人
在海峡之壁掀动无主的尸体。

(死亡助纣为虐,
劈开狭长的眼睛,盘旋的狱卒,
你锥状的坟墓座落在肚脐和乳头,
还有鼻孔的颈口,
在面具和苍天下,他们制造血腥
杯盘狼籍,防腐的葬礼;

派出你黑色的巡逻队,
庞大的官员和腐败的军队,
教堂的哨兵守卫在蓟丛,
粪堆上的一只公鸡
向拉撒路啼传早晨是一片虚幻,
尘埃是你魔土下的救世主。)

当他们沉溺,钟声回旋
浪尖上潜水者的铃声悦耳
敲响死海的鳞片;
水波轻轻地拍击,海神摇曳而来,
他们缠绕淡黄的鲸藻,在刽子手的木筏上,

听到咸玻璃般的浪涛和葬礼上的哀乐。

(侧转大海的心轴，
坑坑洼洼的土地旋转，闪电般的唱针
在月光摇曳的台面闪烁声音的脸，
让光滑的唱片灌制嘈杂的羞愧，
湿漉漉的羞辱以及废墟上磨擦的音响。
这就是留存你岁月的录音。轮回的世界默默
伫立。)

3

他们忍受海水不灭的痛苦，那儿的海龟慢吞
细咽，
到达屹立大海的灯塔，外表剥落，
肉感的颅骨飞翔，
还有挤压细胞的针箍；
忍受混乱的痛苦，双重的天使
像爱伦之树从石制的橱柜中萌发。

为你的一个阴魂所刺穿，他的金属箍挺突，
黄铜和无形的意象，落在一根愚蠢的手杖上，



星星落在雅各布之角，
烟雾缭绕山岗以及山谷，
五呣高的汉姆莱特站在父亲的珊瑚上，
远远地推出拇指汤姆的幻影。

忍受绿鳍残株旁幻影的冲击，
千帆之海冲断泊定的缆绳，
蒸烤骨头之旅向下驶入
肌体的毁灭；
情人们，放弃拥抱，放弃海潮般的挣扎，
爱像一片雾一把火穿越海鳗的床笫。

在沸腾地循环着的钳形攻势下，
大海及其航海工具，烙在时间的锁上，
倾盆大雨里的小镇只有
我伟大的热血之铁，
无人更为神奇，一阵狂飙中，
我从亚当绿色的摇篮里抓出鳄鱼。

人类曾是鱼鳞，搪瓷上的死鸟，
尾巴，尼罗河，嘴，是急冲冲的马鞍匠，
时间在失落时刻的房室

摇动大海孵化的头骨，
至于那飞动的餐盘上的油脂，
空空的人类为它白色的外貌而哭泣。

人类也是尸体的面具，斗蓬披挂，
暴虐的主子是无用的英哥，
大片金属的海洋里，我的阴魂
在人类的矿藏中熔炼。
这是大海繁复的旋流中的初始之神，
我的意象咆哮，在苍天之巅升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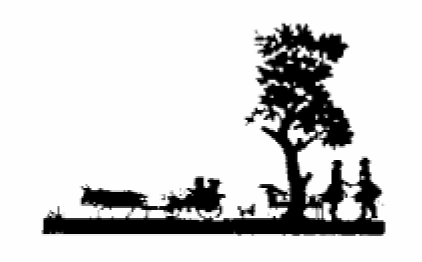
这片我切开的面包

这片我切开的面包原是燕麦，
这杯酒原是一株异国果树上
畅游的果汁；
白天的人，夜晚的酒
割倒一地的庄稼，捣碎葡萄的欢乐。

这酒中夏日的血
曾经叩动装饰藤蔓的肉质，
这面包里的燕麦
曾经在风中快乐地摇摆；
人击毁了太阳，摧垮了风。

你切开的肉质，你畅饮的血
在脉管中流动着忧伤，
燕麦和葡萄

原是天生肉感的根茎和液汁；
你饮我的美酒，你嚼我的面包。





魔鬼化身

魔鬼化身为一条说话的蛇，
中亚平原伸缩在他的花园，
在时光成形的一刻，天地被螯醒，
在原罪成形之际，长出冒刺的苹果，
上帝，失职的守护人，打那走过，
自天国的圣山贬下他的宽恕。

当我们陌生地面对牵引的大海，
一颗手工的月亮在云中略显神圣，
智者告诉我那花园的众神
在一株东方之树结出孪生的善恶，
当月亮在风中升起
野兽般黑暗，十字架一样苍白。

我们在伊甸园里结识秘密的守护神，

在霜寒无法冻结的圣水里，
也在大地每一个强劲的早晨；
硫磺号角和分趾神话里的地狱，
太阳子夜时分的整个天国，
一条蛇浪迹在时光成形的时刻。



今天，这条虫

今天，这条虫，以及我呼吸的世界，
既然我的象征向外拓展了空间，
都市眼里的时光，
可爱而愚笨的时光中途，我触摸判决，
在可信的述说中我的感官四分五裂，
抛下断头台，血红的首尾
双双当堂作证这场
伊甸园的谋杀和绿色的创始。

这条虫肯定是传说中的瘟疫。

这个故事中的怪胎有着蛇的胎膜，
瞎扭成一团眩目的外形迅速开溜，
在花园的墙头丈量自身的长度，
在最终轰鸣的初始破壳而出；

一条鳄鱼即刻孵化，
心骨即刻脱离爱而飞翔，
孩子们的碎片像安息日的毛驴展翅高飞，
随心所欲地吹拂伊甸园里的耶利哥城。

这条传说中的虫肯定是个诺言。

死亡：汉姆莱特之死，噩梦中的狂人，
木马之上吸纳空气的风车，
约翰的野兽，乔布的耐心，幻影的谎言，
爱尔兰海上的希腊人，永恒的声音响亮：
“亚当，我的爱人，我狂热的爱绵绵不息，
传说中的情人绝无更必然的结局，
所有的传奇爱人立于故事的树上，
寓言的幕后藏匿十字架的传说。”



零度种子

零度种子摧不垮
那座鬼城，遭人践踏的子宫
耸起她的壁垒抵挡他的叩击，
英雄之神绝不即刻崩溃，
像城中的一座高塔
默然而又神圣地绊倒
在令人摇曳的界线。

零度种子摧不垮
那座鬼城，令人摇曳的子宫
耸起她的壁垒抵挡他的叩击，
英雄之神绝不即刻崩溃，
像城中的一座高塔
默然而又神圣地越过
饱经战事的界线。

穿越壁垒的天空，
侧翼星状的种子将被选定，
赐给隆隆的大地以甘露，
谜一样的海以胎动的兴奋；
安顿在处女的堡垒，
他将扭打守卫
以及钥匙的看守。

穿越壁垒的天空，
侧翼星状的种子将被选定，
赐给防范的大地以甘露，
处女般的海以胎动的兴奋；
安居在谜一样的堡垒，
他将扭打守卫
以及钥匙的失主。

卑微的村庄也许辛勤地劳作
而一片大陆会不予认可？
一个半球或许对他责骂
而绿色的英寸会是他的枢夫；
让英雄的种子找到港湾，



海港在沉醉的海岸上，
让那饥渴的水手藏匿他的行踪。

卑微的行星也许努力地运作
而一片大陆会不予认可？
一个绿色的村庄或许对他责骂
而高高的球体会是他的枢夫；
让英雄的种子找到港湾，
海港在饥渴的海岸上，
让那沉醉的水手藏匿他的行踪。

播种的人，播撒零度种子的人，
来自外层空间的域地，
他的侧翼星状军团
打不垮那座城池，
他王国的炮火绝不会
将明日的英雄
轰上摩天的高处。

播种的人，播撒零度种子的人，
来自侧翼星状的域地，
他背负沙袋的军团

轰炸异域的城池，
他王国的炮火绝不会
将明日的英雄
轰出摸索搜寻的坟穴。





该说诸神在捶击云海

该说诸神在捶击云海
当云彩遭受雷电的诅咒，
说诸神在抽泣，当天气怒吼？
彩虹该是他们外袍的色彩？

下雨时，诸神在何方？
说他们从花园的水罐
喷洒水雾，或让洪水奔流？

该说，维纳斯一样
垂暮女神捏着扎着自己的瘪乳，
湿淋淋的夜晚像位护士叱责我？

该说诸神都是石头。
陨石会擂响大地，

乐声砂石般飞扬？就让石头
鼓动口舌演说不同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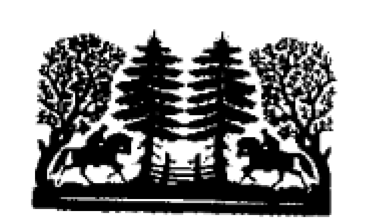
在此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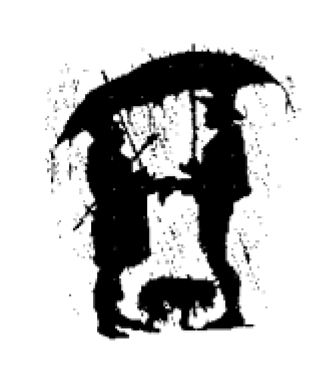
在此春天，星星飘浮虚无的天际；
在此乔装的寒冬，
猛降赤裸的天气；
这个夏天掩埋一只春鸟。

象征选自岁月
缓缓循环的四季海滩，
秋天讲授三个季节的火焰
和四只飞鸟的音符。

我从树林辨出夏天，蠕虫
竟显露冬天的风暴，
或太阳的葬礼；
我从杜鹃声中感知春意，
而蛞蝓会教我毁灭。

蠕虫比时钟更能预报夏天，
蛞蝓是时光的活日历；
如果一条永恒的昆虫说世界行将毁灭，
那又会告知我什么？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父亲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父亲，高举的手
也不愿因我的高塔去铸造她的宝石？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母亲，像我一样，
情人屋也不堪忍受我的玷污？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姐妹，高垒的罪孽
也不愿因我的高楼背负你的罪恶？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兄弟，随着爬行，
也不愿因夏日的风景爱慕我的窗口？

难道我不也是父亲，不也是日益长高的男孩，
女人疼爱的男孩和任性的偷窥者
紧盯着海湾上的夏天和裸露的肌体？
难道我不也是姐妹，作为我的救世主？
难道我不就是你们，站在引路的海边？
那儿的鸟儿和贝壳在我塔中絮语。

难道我不就是你，面对整洁的海岸？
不就是沙砾的屋顶，不仍是高大的泥瓦匠？

你就是这一切，她说着，深深地吻着我，
你就是这一切，他说着，洗劫孩子们的城池，
亚伯拉罕人站起来，为我而疯狂，
他们平凡而不失幽默，他们说自己属于我。
我就是提及的塔，坍塌在永恒的一击，
摧毁我木头般的愚笨惊恐地呆立，
因为干巴巴糊状的人父，
那环绕大海的阴魂，从船骸里冷冷地浮起。

难道你不愿是我的父亲，在那步人毁灭的沙滩？
你是你姐妹的种马，蔓生的海藻说，
盐吮吸海堤和亲爱的陆地，
各自扮演恰当的绅士和淑女。
我仍然会是逆转的地球上的爱舍，
为我屋檐下害怕的泥瓦匠颇感神伤？
爱的房舍和塔的坍塌，他们回答，
展露阴森森食罪者所有的隐秘。



叹 息 中

叹息中流露出的点点滴滴，
不是忧伤，因为在悲痛降临之前
我已按捺住一切；灵魂在生长，
遗忘又喊闹；
流露出的点点滴滴，尝起来味道真好，
一切都不会令人失望；
必然的东西必然受到颂扬，
假如爱非真切即为非爱，
永久战败之后一切成真。

一场弱小者所知的战争之后，
遗下的不止是死亡；
历经极度的痛苦或填平创伤，
他太久太久的隐痛
让女人无悔无憾地等待，

她的战士流涌话语，
流涌辛酸的血将自己玷污。

假如那就足以、足以减轻痛苦，
失去一切又感到悔恨，
让我沐浴阳光下的幸福，
那么持续的幸福又有多少，
假如含糊又甜蜜的谎言就已足以，
空洞的言语就能承受一切苦难，
治愈我的伤痛。

假如那就足以，骨骼、血液和肌腱，
扭曲的大脑，匀称的腰身，
狗碟下去摸寻食物，
人类就会治愈自身的疾病。
因为这就是我所能奉献的一切：
面包屑、谷仓和缰绳。



等一等，布谷鸟月份中的古老时分

等一等，布谷鸟月份中的古老时分，
在格拉摩根山上第四处狭长的遗址下，
翠绿的花朵，随着时光的催动，争相开放；
时间，化为愚蠢的骑手，像位乡间绅士
身后尾随着猎犬，奔驰在拱形的马道上，
自下悬的南方，驱赶我的人类，我的孩子。

乡村，你的娱乐是夏天，是十二月的池塘
倚立着鹤，多籽的树林倚围着水塔，
五月尚未滑行，鸟儿却已飞翔；
等一等，我童话世界里的乡村小孩，
绿林奄奄一息，恰如鹿失陷自身的踪迹，
这最初的尖顶季节，适宜夏天的游戏。

英格兰的号角，正吹响有形的声音，

召唤你雪中的骑手，而四弦的山岗
响彻海峡的上空，激活礁岩；
篱笆、枪支和栏杆，巨石般凸现，
像春天在邪恶中碎裂，骨骼敲碎四月，
倾泻瘦削愚蠢的猎手和难以驾驭的希望。

四片天气飘落在腥红的土地，
拖着一尾血迹潜近孩子们的脸面，
时间，化为骑手跃自驱动的山谷；
等一等，我乡间的宝贝，一只鹰飞落，
金色的格拉摩根山随群鸟的坠落挺直身躯。
乡村，你的娱乐是夏天，当春天愤然而去。



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

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在儿童乐园
随着琴声跳舞可以排解他们的烦忧？
有时他们可以抱书痛哭，
但时光早已让蛆虫爬上他们的踪迹。
苍穹之下他们颇感危险。
此生中未知的一切最为安全。
天像之下失去臂膀的人
有双最清洁的手，正如无情的魔鬼
惟独不受伤害，盲人的眼看得最真切。

现　在

现在
说不，
人，干枯的人，
我那干枯的情人
死礁般的基石，吹动开花的锚，
假如他在尘埃里围绕中心跳跃，
那么傻子他已放弃持续的愤怒。

现在
说不，
先生说不，
向着是说死亡，
向着死亡说是，那是惟喏者的回答。
假如他用药剂分解他的孩子，
那么手锯上的姐妹就会失去兄弟。



现在
说不,
先生说不
说是死者复苏,
阴影似是而非,乌鸦落地,
他躺在底下,耳朵一片废墟,
好斗的公鸡潮水般从火中升腾。

现在
说不,
星星随之陨落,
地球随之消亡
随之解决神秘的太阳,光的伴侣,
阳光透过虚无在花瓣上跳跃,
像一把修剪机骑上花丛。

现在
说不,
无花果
代表火漆,
死亡长出毛绒绒的后跟,幽灵叩击树林,
我们将我变得神秘,如同空中的手臂,
成双的血脉,包皮,和云彩。

为什么东风凛冽

为什么东风凛冽，南风送爽，
要到风井涸竭，
西天不再沉溺于风中，
才会知晓风成百上千次地
吹落秋天硬皮的果实；
为什么丝绸柔软，石头伤人，
孩子会整日地询问，
为何夜雨和乳血替他解渴，
而他会得到一个黑色的回答。

寒霜杰克何时降临？孩子问。
他们的手心能否握住一颗彗星？
除非孩子们的尘埃，忽高忽低，
在他们的眼里撒下漫长的睡眠，
黄昏挤满孩子们的幽灵，



白色的答案才会回响在屋顶。

万物皆可知:星星的建议
呼吁内涵与风同行，
尽管星光的疑问
不时地环绕天空之塔，
却直到它们西沉才依稀可闻。
我听到内容,“满意”
像一只手铃摇响回廊，
“无法回答”,我知道
无法回答孩子们的乞求，
答复有关回声、寒霜之人以及
高举的拳头上空幽灵般的彗星。

在悲伤之前

在悲伤之前
她是我拥抱的人，脂肪与花朵，
或是，地狱之风与大海，源于镰刀状的荆棘，
水流悄悄地拍击，
一根梗茎凝结，攀缘塔尖向上，
少男少女起身
或是船桅上的维纳斯，越过涉水者的碗形水域
驶向太阳；

她是我的悲伤。
一只蝶蛹俯身于烙铁之上，
铅制的花蕾，为我的眼线所扳动，
在枝叶间绽开，
她缠绕在艾伦魔杖之上，
玫瑰播撒瘟疫，



号角和青蛙身上的水珠
在一侧垒窝。

她展身而卧，
像出埃及记的章节离开花园，
她的戒指烙上百合的愤怒，
她传统的绳索
历经岁月的拖拉，宽恕的战争
在原野和沙滩之上，
十二级三角形的天使之风
雕刻而逝。

那她是谁，
拥抱我的她是谁？人的海洋涌向她，
驱逐父亲离开独裁的营地；
有形的洞穴
用经久的水声塑造她的子孙，
我拥有她，
手垒的乡下墓穴围起爱，
在天黑前升起。

夜色逼近，

硝石令她跳跃,时间与酸;
我告诉她:在阳物点燃
她的骨头以前,
让她吸入她的尸体,透过种子和硬土
汲取他们的海水,
所以她双手合十,眼中流露吉卜赛人的忧郁,
拳头紧握。



太阳侍从

太阳侍从，
(明日先生留意)，
时光多久就能解开谜语，石砌的橱柜，
(雾有根骨头，
他吹着喇叭进到肉里)，
掀开搁板解释我所有的软骨都有外罩，
赤裸的鸡蛋直直地竖立，

明日先生泡着海绵浴，
(记录伤口)，
巨人的护士靠着分割的海盆，
(雾在小溪边，
吸收缝纫的潮水)，
告诉你和你，我的主人们，
明日的陌路人吹拂着食物。

所有的神经效忠于太阳，
光的典礼，
我从鼠骨处质询一只爪子，
长尾的石头
诱我落入线圈和薄板的陷阱，
让泥土发出尖叫，我的牙齿锋利，
毛茸茸的死尸缓缓而出。

上帝，我的水准
(明日先生
在种子的温床踩上两只水印)，
多久会举起一盏灯，
或激励一片云，
在尸布下勃起行走的中枢，
隐身于残骸，

腿脚修长如树，
性格内向，
先生和主人，眼前一片漆黑，
子宫长上眼，呐喊，
所有美丽的地狱，聋如时光之耳，
回旋着喇叭的声响。



塔楼里的耳朵听见

塔楼里的耳朵听见
手在门上抱怨，
山墙里的眼睛看见
挂锁上的手指。
我是打开门还是
独自隐居在白屋中，
不为陌生的眼睛所见，
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手，你拿的是毒药还是葡萄？

远在一片肉海
和骨岸环绕的
岛屿之外，
陆地伸展在声音之外，
山岗远在意念之外。

没有鸟儿或飞鱼
惊扰这海岛的宁静。

岛上的耳朵听见
风像一团火掠过，
岛上的眼睛看见
航船起锚驶离港湾。
我是该奔向船队
让风鼓起头发，
还是等到我死去
拒绝任何水手的光临？
船，你载的是毒药还是葡萄？

手在门上抱怨，
航船起锚驶离港湾，
雨点敲击沙砾和石板。
我是该请入那陌生人，
我是该欢迎那水手，
还是等待直到我死去？

陌生人的手，船队的货舱，
你们拿的载的是毒药还是葡萄？



养育光芒

养育光芒,不要遮住人形的月亮,
也别刮起刮不落骨头的季风,
却刮去他全身十二层缠绕的骨髓;
主宰黑夜,不要驯服于雪人的大脑,
它将每一缕浓密的空气
塑造成冰柱上引路的北极星。

诉说春天,不要压碎雏鸡的蛋卵,
也别锤打无花果里的季节,
却将四季飘香的马场嫁接到你的国土;
农夫在霜降之时大片地烧荒,
在红眼的果园旁播下雪的种子,
在你青春的年华,草木生长的世纪。

养育万物,不要荒废君主逃亡的土地,

也别让猫头鹰的种子女妖乳婴一样萌发，
却用你巫师的肋骨围拢心形的行星；
在聋人唱诗班的俗音中，
高贵的先生唱出彩云般的歌声
从骨髓之尾采撷一曲毒草的乐音。

怯怯地翻越这络鬈曲的毛发，
哦，大海涛声阵阵，不要悲伤，
当我带着右舷的微笑漂离所有世俗的情人；
你也别公鸡一样自信地拧开多穗的轮轴，
当我的爱人随着骨骼交错的漂流
在弓箭射击的群鸟中全身赤裸。

赋予大海定形色彩的人
制作了我的陶人，洪水泛滥之时
天国的方舟满载五彩缤纷的伴侣；
哦，谁在这无形的地图上光芒四射，
立刻创造我的世界，就像我
将你循环的行走塑造出欢乐的人形。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

那只签署文件的手毁灭了一座城市；
五根至高无上的手指扼杀生机，
死者的世界成倍扩大，国土分裂；
这五个王置一个王于死地。

那只强权的手伸向倾斜的臂膀，
指关节僵直钙化成灰；
一枝鹅毛笔结束了一场谋杀
结束了一次谈话。

那只签署条约的手孕育了一场热病；
饥荒蔓延，蝗虫四起；
伟大是那只统治人类的手
签下一个潦草的名字。

这五个王清点死者，但不抚慰
结痂的伤口也不抚摸额头；
一只手统治怜悯一只手统治天国；
两手无泪可流。





一旦灯笼闪亮

一旦灯笼闪亮，神圣的脸
落入陌生的八角灯光下
就会迅然枯萎，而恋爱中的男孩
在失恋前总要再度回首。
黑暗中隐私的容貌
血肉构成，却让虚伪的日子降临，
她的唇口色泽消褪，
干瘪的衣衫露出一只古老的乳房。

有人提醒我要用心来思考，
但心，像大脑，那么的无望；
有人提醒我要用脉搏来思考。
当脉搏加快，行动的步伐改变，
田野和屋顶平卧无异，
我快速地移动，抗拒时光，悠闲的绅士，

他的胡须在埃及的风尘中飘摇。

多年来我一直听人诉说，
这么多年总该见到些变化。

我在公园玩耍时抛出的球
始终未落地。



我渴望远离

我渴望远离
嘶嘶作响的失效的谎言
以及持续恐怖的呼喊，
随着白昼翻越山岗进入海洋，
古老的恐惧之声愈演愈烈；
我渴望远离
不断重复的行礼，
因为空中鬼影重重，
纸上回音恐怖，
还有雷鸣般的呼喊和声调。

我渴望离去，却又有些害怕，
尚未耗尽的生命也许会
从地上燃烧的旧谎言中爆炸，
在空中劈啪作响，令我两眼昏花。

绝非由于夜晚古老的恐惧，
帽子与头发的分离
也非电话机旁噘起的嘴，
我会跌落死亡的羽毛。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不屑死去，
半是习俗，半是谎言。



在骨头上寻肉

“在即将消亡的骨头上寻肉，
啜饮一对泌乳的巉岩，
美妙的骨髓和沉渣，
随后女人的乳房丑陋，
四肢撕裂。
别去惊动尸布，我的孩子，
当女人冰冷如石，
请在旧衣衫上挂起一枝傲然的玫瑰。”

“反抗束缚一切的月亮，
议会的天空，
反抗邪恶之海的权术，
昼夜的独裁，
太阳的专制。
反抗血肉和肌骨，

血液的语言,狡猾的皮肤
以及剿杀不尽的蛆虫。”

“干渴已解除,饥饿也已消失,
而我的心碎裂;
我的脸在镜中憔悴,
我的双唇因亲吻而枯萎,
我的乳房干瘪。
快乐的女孩误认我为男人,
我让她躺下,述说罪孽,
在她的身旁放上一枝傲然的玫瑰。”

“剿杀不尽的蛆虫,
绞杀不灭的人类,
反抗父亲的梦想,
源自红色的猪舍,
邪恶的魔鬼嚎叫而来。
我不能像白痴一样
谋杀季节和阳光,优美和女孩,
也不能压抑美妙的苏醒。”

黑夜依然服侍月亮,



天空颁发自己的法规，
大海君主般发言，
光明和黑暗绝非敌人
而是亲密的朋友。
蜘蛛和鹪鹩的战争！
人类的命运之争！
太阳的末日！
哦，在你死去之前，请收回这一切。

悲伤的时光贼子

悲伤的时光贼子缓缓地爬出
月亮牵引的坟墓,历尽海上漂泊的岁月,
痛苦的无赖偷走
大海分享的信仰,它曾将时光吹到膝下,
老人忘了哭喊,
时光斜倚潮头,风暴一次次狂啸,
召唤海难者
在沉没的航道跃上大海的光芒,
老人忘掉悲伤,
剧烈的咳嗽,盘旋的信天翁,
追溯青春的骨骼,
两眼苦涩地跌落在她躺卧的床头。
她在一段故事里掀起浪涛,
无休无止地与那贼子相拥相恋。



杰克,我的父辈,此刻放任时光面容的贼子,
他的袖口闪烁死亡,
破烂的布袋装着一潭偷来的泡沫,
潜入种马的墓穴,
睁着一双公牛的眼穿过阉人的缝隙,
这个歹徒释放双重囚禁的悲伤,
没有银亮的哨声追逐他,一个又一个星期,
逼上日子的峰顶,逼近死亡,
这些失窃的泡沫留有蛇的牙痕
以及尖齿永久的印迹,
没有第三只眼睛窥探彩虹的房事,
它在人类的两性间搭起桥梁,
一切都会生存,在墓穴的深渊
铸成我父辈贼子的模样。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去的人赤身裸体
一定会与风中的人西沉的月融为一体；
骨头被剔净，白骨又流逝，
他们的肘旁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
尽管他们发疯却一定会清醒，
尽管他们沉落，沧海却一定会再次升起；
尽管情人会失去，爱却一定会长存；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久卧在大海的波澜旋涡之下，
他们决不会像风一样消逝；
即便在刑架上挣扎得筋疲力尽，
受缚于刑车，他们也决不会碎裂；



信仰会在他们的手中折断，
独角兽的邪恶也会将他们刺穿；
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决不会崩溃；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海鸥也许不会再在他们耳边鸣叫，
波涛也不再汹涌地拍打海岸；
花开之处不会再有花朵
迎着风雨昂首挺立；
尽管他们发疯，僵死如钉，
人物的头颅却会在雏菊丛中崭露；
在阳光下碎裂直到太阳陨落，
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那是我新入教的信徒

那是我新入教的信徒，
白色血光里的孩子
跪在石钟下，
投身于十二门徒的大海里，
水钟上的发条
呼唤绿色的白昼和黑夜。
我大海的阴阳人，
蜗居在上帝失火的大船，
那火焰焚烧咬烂的甲板，
通晓上帝可怕的欲望，
攀爬在水性里的人
呼唤绿色的光岩。

谁在这迷宫里，
沿着潮线和鱼鳞的通道，



以及月光浮动的贝壳涡纹，
逃向平坦之城的风帆
翻卷起鱼窝和地狱，
却不堕入上帝绿色的神话?
展开盐的影像，
风景忧伤，圣油之爱
映射人与鲸鱼
绿色的孩子像一只圣杯
透过面纱和鱼鳍、火焰和线圈
看到画布小径上的时光。

上帝摄下我的空虚。
侧射的灯光在风中闪动，
孩子们踏着水波，
从儿童乐园和家里走来，
说说手指与拇指
以及戴面具的无知男孩。
上帝的胶片及其神秘
顺时针扭动风景的发条，
像湖形的圆球旋转，
随后在潮水汹涌的屏幕上
投射爱的意象直到我的心骨

碎裂在惊涛骇浪的大海。

谁扼杀了我的历史？
燧石、钝口的镰刀和流水的刀刃
弄残岁月的篱笆一瘸一拐。
“谁能从你明天践踏的阴影里
快速地摄下无形的印迹
在眼前呈现神谕？”
时光残酷地杀死我。
“时间不会谋杀你，”上帝说，
“绿色的虚无也不会受到伤害；
谁能砍去你未曾吮吸的心，
哦，绿色，不生，不灭？”
我看见时光将我谋杀。



薄暮下的祭坛

1

薄暮下的祭坛，中途歇脚的客栈，
狂怒的绅士面向墓穴躺下；
恶魔藏在亚当指尖裂开的倒刺里，
他的餐叉下，一条狗游荡在仙女间，
尖嘴嗅着消息，吃住在祭坛，
咬下一棵曼德拉草发出明天的尖叫。
随后伤痕累累的绅士，眨着小眼睛
虚无的老公鸡，天堂之蛋，
随半途的狂风解开身骨，
在风中赶紧单腿孵化，
擦着我的摇篮不断地倾诉
在那基督庇护的夜晚：

我是这悠久世界的绅士，他说，
摩羯座与巨蟹座的人与我共享眠床。

2

死亡可比一切，塑造一段历史；
哺乳已久的孩子迅速成长，
行星循环输送的鹈鹕不再
立在要道展开性的裸露；
无形的国度里火花般短命的孩子
迅即点燃摇篮里的长棍；
恶魔的十字骨倾倒在地上，
你站在洞穴旁，黑色的楼梯口，
鸣响头骨和翼片，亚当的头顶骨，
雅各布在午夜指引下升入星空。
你头上的毛发，空心人接着说，
只不过是荨麻和羽毛的根须，
一条人行道在地基上强行推进，
头部抹着毒芹挺进气候多变的树林。

---

* 原诗由十节十四行诗组成，是诗人最晦涩难懂的诗篇之一，此处选择二节以飨读者。



因为快乐鸟啯哨

因为快乐鸟随着热线啯哨，
瞎马是否会叫得更欢畅？
就近寄居的鸟兽忍受晚餐以及
刀叉同一心境下的切割。
在岁月的舌尖上抽吸疾唾的雪花，
像破碎的泡沫轻轻叩击着唾液，
一位迷恋的人，眼神犹如两团火苗闪烁，
神经和食物白药一般倾泻他独自露营的身
　影，
饱尝乱发般的死树林一次次的舔噬，
狂风漫卷起鹅毛大雪，
而当狂野的口舌摧毁它的坟墓，
他也不会环顾红色松动的根。
因为妻子站在那儿，一个废城的故事，
冻结的体液像凝固的大海

在雕像里悄然漂浮，
我敲击着热哄哄摇晃的街道，
是否不该回眸旧岁，
像那幅受损的男孩画像倾覆燃烧
在混乱的塔楼和画廊？
盐人及其喧闹的场所
我供给虚构的肉食；
如果死者挨饿，他们的胃
就会掀翻直立的人，
或者搅翻浪花四溅暗礁丛生的大海：
在往日的餐桌上我重复此刻的优雅。



我创造这敌对的分离

我创造这敌对的分离
此刻爱情季节长石颈的每一分钟
泊下我铁锚般的舌头，滑过码头的基石，
此刻赞美与祝福，桅杆和喷泉耸立她的骄傲，
扬帆出航，掌形的海洋令人眼花缭乱，
在那豪迈的航行中，枝繁叶茂的树
驶过最后的苍穹和草木丛生的堤坝，
而这间瘦弱的房室驶向骨髓撑立的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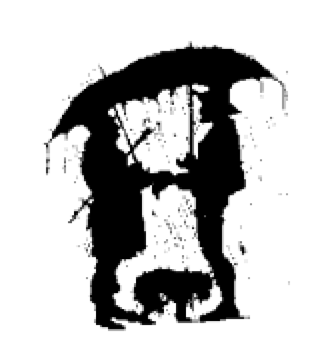
弃于杂草丛生的角落，苟延残喘，空洞的
鸦片脑袋，乌鸦般潜行，气喘嘘嘘，遭人砍击，
或像潮水般环结的胸花再一次系紧，
或一代代地租用粘连的海膜，
而最后的骄傲，像个孤单的孩子
磁性的风暴刮起她向着她瞎眼的母亲

向着无牙小镇上牛奶面包的公寓。

她傲然地离去，为我创造
一种荨麻的清白和一种丝鸽的罪过，
在骚扰的礁石里，纯洁的贝壳，
开合的珍珠，渔姑的神采
在海妖光顾的空洞里闪烁，
她是可耻橡树上的少女，预示
鲸鱼床和公牛舞，狮群金色的鬃毛，
石头般噘起骄傲，沙粒般漫无边际。

这就是她的对手：一头母兽
迈开牧师沉重的步履，伸出五种刺客的手
随她走上无形的楼梯，攀向煤渣筑就的巢穴，
声声呼唤饥肠如火的群兽，她被抛入寒冰，
迷失在柔软如树吞噬不尽的寂静，
她迈开冷静而坚定的步伐攀上冰雹袭击的山岗
坠落在轮回的夏季特定的中午。

我创造一种驴骨的武器，
漫步在死城边交战的沙场，
拍打大气，毁灭东方，击落太阳，



搅动风暴袭击她猛跳的心脏，割断血脉，
绞杀扭动的躯体，并迫使她的眼帘垂闭。
飞鸟叼拾的毁灭，呼啸着窜越颚骨。

为了去谋杀，黑暗蔓延开来
我像滚滚而来的潮水漫向废墟，
毁灭，谬误之所，是我骄傲的金字塔，
一枚十字架落入重重的大海，
浪影叠现，沉入礁石的岩层；
裹在翠绿的亚麻床单和狂风之中
英雄的头颅碎裂为一个个传奇，
而爱的解剖者闪现，戴着太阳的手套
在宝石上捡拾生机勃勃的心脏。

"他母亲的子宫长有舌头舔食尘土，"
在那明亮的锚地，我身穿亚麻内衣躺下
缓缓轻叩的大嘴在束发巾纶下叫喊，
"一条蜥蜴吐出黑色毒腺迂回曲折，
迫他回头，窜过牙关紧闭的宫床，
以及透着白色气息的种子那闭合的嘴。"
"看"，紧绷的面具鼓噪着，"死者如何升天：
腹沟无限纷乱的线圈缠结着人类。"

一度失明的眼睛呼吸一阵梦幻的景象，
木化石之根扎入一度无肤的手，
像棵树冒着烟雾，颠摇燃烧的飞鸟；
溃败的兽群逃离花一样盛开的幽灵，
豁牙断尾，擂响蜘蛛网一样的鼓声，
而恐怖的世界温柔得像一团骄傲的宽恕，
我的兄弟亮出他的肌肤。

此刻宁静的国土安卧在云层宽阔的胸怀，
我的情海从她高傲之处洋溢而来
她走着，脸上没有伤痕也没有电闪
和风吹拂发际般的树林，
松软如雪的血一度凝结成冰。
虽然我的爱仍牵动乳头苍白的气息，
她的眼睛哺育明日的傲慢，
但是我在创造宽容的和解。



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

当我天生的五官都能看见，
手指将忘却嫩绿的拇指，
透过半月形的植物眼，留意
新星的外壳和黄道十二宫的运行，
霜冻中的爱情如何被修剪过冬，
低语的耳朵将目送爱随鼓声远去，
沿着微风和贝壳飘向不谐的海滩，
山猫般灵活的口舌抽动音节呼喊，
她钟爱的伤口痛苦地愈合。
我的鼻空看见她的呼吸灌木般燃烧。

我惟一高贵的心在所有爱的国土上
都有见证人，他们将摸索着醒来；
当失明的睡眠降临于窥视的感官，
心依然有情，尽管五只眼睛全已毁灭。

我们躺在沙滩上

我们躺在沙滩上，眺望黄色
而凝重的大海，嘲笑那些嘲笑者，
那些沿红河而下的人，蝉影下
我们掏空所有的话语，
在这黄色而凝重的沙滩和海洋
随风响起渴望色彩的呼唤
坟墓般凝重，大海一样欢快，
沉睡在任意一只手上。
月色宁静，潮水默然拍击
寂静的运河，干燥的潮闸
横守在沙漠和洪潮之间，
单色的沉静会治愈
我们的水患；
沙滩上空天国的乐音
响起，随着飞沙



笼罩那凝重欢快的海滨上
金色的山峦和楼群。
身为无上的纽带所系，我们躺着，
眺望黄色的大海，渴望风刮走
一层层黄沙，溺死那红色的礁石；
但是愿望无法实现，我们也不能
阻挡礁石破水而来，
躺着眺望黄色的大海，直到金色的天气
破碎，像心像山岗，哦，我的心在流血。

是罪人的尘埃之舌鼓动起钟声

是罪人的尘埃之舌鼓动起钟声轻拍我走向教堂，
此刻带着火把和沙漏，像一位满身硫磺味的牧师，
他走兽般的脚跟在凉鞋里爆裂，
时光流痕，余烬点燃黑色的走廊，
悲伤伸出凌乱的双手撕碎变幻的幽灵，
而一阵风卷起火焰扑灭蜡烛。

在合唱圣诗的时刻，我听到时间的诵唱：
它珊瑚般的圣徒和咸涩的悲伤淹没污秽的坟墓，
一股旋涡推动着祈祷轮；
月落和航海的帝王，苍白如潮水的流痕，
死亡的灾难旁，我听到俯冲而下的报时钟声
透过塔顶的大钟敲响大海的时光。

无声的火焰下方一阵喧嚣一片黑暗，



灰濛濛天气夹杂着风暴、飞雪和喷泉般的暴雨，
拔地而起的房屋教堂般宁静；
悲伤翻阅湿淋淋的圣书和烛火洗礼天使的时光，
伴随一阵翠绿而宁静的钟声；而在风向标的缓缓
　转动中
鸟儿在珊瑚丛发出祈祷的声响。

在黑皮肤的夏天，孩子永远是那么洁白无暇，
在石头的警报声中，从动植物的圣水盆处，
开始攀缘灵魂蓝色的房墙；
身着彩衣的孩子驶出空茫泻漏的冬天，
在巫师唤醒的蠕虫旁，斜披头巾，
将沉默的塔楼摇得丁当作响。

我说在晚钟萦绕的黄昏，波涛汹涌的圣屋里，
婚姻的小淘气从肥胖的身躯
降生在一张兽性的大床；
此刻，爱情所有的罪人身着盛装跪拜圣像，
豆蔻，麝猫和欧芹供奉染上瘟疫的新郎新娘，
顽童的悲伤就此降生。

哦,为我打制一副面具

哦,为我打制一副面具,砌起一面墙挡住你
那双珐琅质锐眼的窥探,以及那戴眼镜的利爪
在我苗圃般的脸面上的为所欲为,
用目瞪口呆的树木打制口羁,挡开赤裸裸的敌手
挡开这篇毫不设防的祷文里刺刀般的口舌,
眼前这张嘴,喇叭一样鼓动甜蜜的谎言,
套上古老的盔甲和橡木,打造笨伯的尊容,
遮掩闪光的大脑,钝化检查者的感官,
泪迹斑斑的鳏夫从眼睫垂落悲伤,
掩饰颠茄,让哭干的眼睛察觉
旁人裸露变形的嘴或窃窃的私笑
泄露悲悯自身失败的谎言。



塔尖引颈向上

塔尖引颈向上。一座鸟舍的雕像。
从石砌的巢穴它不让羽毛松软的
石鸟在咸涩的石砾上磨钝尖脆的嗓音，
穿透泼洒的天空，翅膀插入水草，
后爪轻拂浮沫。悦耳的钟声骗过监狱的尖顶，
像囚徒及时降雨于神父之上，
为游泳者的双手倾泻流水和时光，乐音
飘向银锁和嘴巴。音符和羽毛自塔尖的尽处双
　双飘落。
那些引颈的鸟群任你挑选，歌声跃回优美的
音色，或者随冬天一起飞向钟声，
却不像浪子那样随无言的风四处漂泊。

葬礼之后

（纪念安·琼斯）

葬礼之后，骡子哞哞地赞美，
风扇动帆形的双耳，裹紧的蹄子
在厚实的坟根轻快地叩击
一根木桩，垂闭的眼帘，牙齿发黑，
眼里冒出唾液，袖口流成盐池，
早晨铁锹惊醒睡梦的铲击声，
惊动一个孤独的男孩，他在漆黑的
棺材里，撕开喉咙，褪落枯叶，
最后的一击让一根白骨暴殓，
饱尝泪水盈盈的时光和紫蓟后
在那狐狸暴食羊齿草发臭的房子里，
我独自而立，为了这心中的悼念，
在此饮泣的时刻陪伴死者，驼背的安，
她遮裹的心泉，汇成干裂的威尔士旷野
四周的水坑，溺死一颗颗太阳，



(尽管这对她而言只是一个荒谬的形象，赞美
过于盲目；她的死原是一次宁静的水滴；
她并不希望我沉溺于她的善心及其名声
所引发的圣潮，她愿深深地安息，
不必为她破碎的身躯祈祷)。
而我，安的吟游诗人，立于壁炉的高台之上，
呼唤所有的大海为她歌唱，她缄默的美德
像浮标铃一样在颂扬者的头上喋喋不休，
弯下围墙般的羊齿草和狡猾的树林
让她爱的歌声飘荡，穿过褐色的教堂，
四只穿梭的鸟祝福她俯服的灵魂。
她的肌肤牛奶一样柔润，而这高耸的雕像
挺起狂野的乳房，扬起神圣而巨大的头骨，
塑自她的原型，在那透着潮气的窗口雕刻而成，
佝偻岁月里一间深切悼念的房室。
我知道她那双洁净、酸痛而谦卑的手
仍然紧握着她的信仰，潮湿的话语
倾诉如旧，她的心智渐渐干涸，
拳头般紧绷的脸抓紧圆形的痛苦而去；
安的石雕已过七旬。
这双浸透云雾的大理石手，这表达不朽而
精心打磨的声音、姿势和圣歌

永远在她的坟头震撼着我，
直到狐狸暴食的肺腑抽搐，哭喊爱情，
而昂首阔步的羊齿草在黑色的窗台播下种子。





那话语的音色曾经

那话语的音色曾经
浸透我的桌子,山峦险恶的一侧
倾斜的田野上座落着一所宁静的学校,
一地黑白相间的少女嬉闹着成长;
我必须掀开话语那大海般紧闭的眼帘,
让所有迷人的溺水者在黎明升腾相互残杀。
当我和逃学的男孩吹着口哨走过水库公园,
在夜晚朝布谷鸟般絮语的情人抛掷石块,
他们抖抖擞擞地躺在松土和落叶的眠床,
他们的树影是许多影子的言辞,
而闪亮的明灯照着黑暗中的穷人,
现在我的话语将是毁灭我的祸根,
我像解开线轴一样解开每一块石子。

并非由于这种愤怒

并非由于这种愤怒，拒绝后的
低潮击中她的耻部，枯萎的花朵
像一头垂首的野兽舔舐那汹涌的洪水，
在一片饥渴围困的土地，
她会承接满腹的杂草，
承受我那双根须般触及的手
拂过两片痛苦的海洋。
一方天空在我脑后垂落，
微笑在恋人间循环地递送，
而金色的圆球旋出天空；
并非由于遭拒绝后的愤怒，
犹如钟声在水下敲响，
她的微笑会养育那张嘴，在镜子后，
沿着我的眼睛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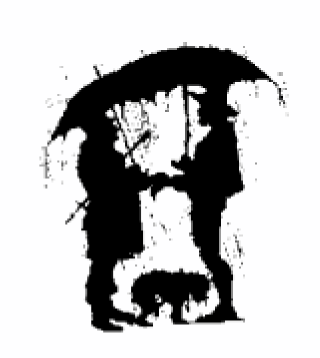
我的动物将如何

我的动物将如何
忍受葬身于迷墙之下？
我追寻它神奇的形态，从空洞的颅骨，
从庞大的脉管和狂欢的躯壳，
它的脸上蒙着祈求的面纱，
谁该暴跳如雷？
醉如葡萄架下的蜗牛，章鱼般舞动肢体
咆哮，爬行，争辩
在室外的天气，
透彻的天空呈现自然的循环，
映入它的眼帘。

我的动物将如何
吸引雄性？午夜屈从的烈焰
熔化狮首的鬃毛和马蹄形的心脏，

一片蛮荒之地，凉爽宜人的乡间时光，
它偕同伴侣一路欢声笑语跑过干草地
相爱，劳作与毁灭，
在迅捷、甜蜜、残忍的光芒下直至冰封的大地萌
　动，
黑色奔涌的大海欣喜若狂，
胃肠翻江倒海，
蟹形的血管之爪从红色的颗粒中挤出
干渴而狂暴的声音。

人鱼般的渔夫
喋喋不休地在浪尖颠摇，抛下迷人的弯钩，
上挂烤面包的诱饵，我牵动一卷活线以及
线团里的耳舌，垂钓蜷缩在庙堂
兽池里的一窝着迷的兽骨，
描绘一根完整的触须
睁开一只眼睛，凝视伤痕累累杂草丛生的盆地，
我的狂怒根深蒂固
拍击热血淋漓；
野兽绝不生来就要肩负寥寥无几的大海
或者头顶角上的日子。



一声长叹,冷却的肉体修剪完毕,
高高地抛起,眩晕在涧流的石上;在霜寒的土地藏
　匿的
剪子劈啪穿过坚强的灌木丛,削成柱石状的爱坠
　落
伴着石鸟,圣贤和太阳,海藻吸附的少女之嘴
垂落,像一丛燃烧的灌木,凶恶的眼睛
剪短呼吸的姿势。
修剪完飞翔的天空,我的野兽羽毛腥红地死去,
随着敲打的地球转动:
干渴难忍,抢掠一空。
你挣脱黑色的兽穴,跃上嘶鸣的光线,
在我的胸口掘出你的坟墓。



她死后的墓碑在诉说

她死后的墓碑在诉说。
她的双姓让我默然止步。
一位处女成婚于长眠之际，
成婚在这大雨滂沱的地方。
我也是一天碰巧路过，
后来从母亲那儿听说，
或许从穿衣镜上看到
雨水透过她冰冷的心诉说
阳光在她的脸面惨遭杀戮。
沉重的碑石说不出更多。
她曾躺在陌生人的床上，
一只手拢起乱发，
或是那雨水般的口舌
穿越邪恶的年代和无邪的死亡，
不断提及私生子的房室，



后来我听许多人说起，
她裸着白晰的四肢哭喊，
鲜红的嘴唇被吻得发黑，
她痛苦地流泪嘴角抽泣着倾诉，
尽管她的眼神依然微笑。

我在一部短片上也曾看到
死亡和这发疯的女主角
一度相逢于世间的墙头，
听到她借助于她的守卫鸟
那张破损的石嘴诉说：
我在睡前就已死去，
但我的子宫仍在怒吼，
我感到裸露的身躯下坠，
赤焰般的头颅撕裂而出，
他那可爱的毛发流溢。

当词语失效

当词语失效，我痛斥自身的贫穷和技艺，
我身体的大皮囊和丰年流血的饥腹
此刻已正正歉收了三个月：

奉献已尽，回赠饥饿时获取的一切，
吹送成磅的吗哪借助露珠到达天堂，
话语动人的天赋回撞到盲目的箭杆。

起身离别人类的宝藏是令人愉悦的死亡，
最终将搜寻所有清新流动的呼吸，
清点黑暗中拥有和废弃的神秘。

此刻屈服是向奢侈的恶魔付出双倍的代价。
假如我要焚毁或复归这一世界，此乃世人的使命，
我鲜血滋养的远古森林，顺流冲击大海的坚果。



一位圣人即将陨落

一位圣人即将陨落
污迹斑斑的天堂擦削
他风筝般飘拂的披肩花边，
最后的街区，海浪在礁岩
拍击不绝的歌声，
赞美交织的岸墙，赞美
父亲沙中的楼阁，
美妙的船只和轻拍的钟声消散，
数点血珠的时钟，一脸分针秒针，
发条咳出响声，
羽毛般旋转的最终的土地，天使般的火山口，
接踵而来的风足在火球的孔隙
诵唱他蜷缩的臣民，
酒沫流溢的酒井旁，最后一座草垛之颠
饥饿的天空歌唱，生者

切开发酸的圣饼,他所有
迷离的赞美和嫉妒之舌在火焰和躯壳里回响。

荣耀像一只跳蚤劈啪作响。
神圣的松明林展露阳光般的枝叶
霹里啪啦化为一棵焦树,
枝头残留黑色的花蕾,
轻快的渔船淌着血,
一路颠簸驶过退潮的大海,
舱内满载水蛭和稻草,天堂随着
他的陨落而坠落,一面沙哑的钟敲打残留的空气。
哦,醒来,在我心中,在我的陋室里,
在怨声载道的岸边岔口的淤泥里,
离别生灵涂炭的城市里一床痛苦的疑惑,
轻拂在熟悉的天空下
高高飞翔的云根。
在一个裂开的房屋中某间古怪的内室
凝视你嘴里发酸的奶汁如潮
缓缓地淹没可爱的街道,看
地球的脑壳倒挂,燃起一场大脑头发的战争。

搏击在暗藏定时炸弹的小镇,



举起耳鼓中活生生的椽木，
向你的恐惧投掷一袋石头
穿越黑暗的避难所，
深陷于希勒王的哀嚎
随着刺刀的挺进，
眼目早已谋杀，
深藏的心已被征服，痛苦嗷嗷待哺，
哦，睁眼看吧，在一次悲壮的陨落后，
陈泥又将新孵，可怕的
不幸从手上的抹布和挤压前额的海绵上滴落
吸入的气息闪电般划过白色的原油，
一个陌生人熨斗般入内。
欢呼女巫般的接生婆
迫你轻柔地步入汹涌的大海，
拇指轻弹太阳，
少女环绕的宁静岛屿变为雷鸣般的斗牛场。

“如果我的头伤着一丝发根”

“如果我的头伤着一丝发根，
那就包好毛绒绒的骨头。如果我呼吸的原球
撞上喷嘴，那就让气泡一跃而出。
我的喉口一套上蠕虫的绳索，就去威吓
特定的场景处害病的爱情。

“所有的游戏规则适用你的一轮斗鸡：
我将蒙上灯搜寻罗网般的树林，
啄食，奔跑，在泉眼上舞蹈，躲避时光，
在我猛蹲之前，阴魂手持锤子、空气
击打光芒，血染喧闹的房室。

“如果我皱皮猴样的降生太痛苦，
那就愤然将我塞回那间创生的房屋。我松开手
随着你缝补深邃的房门。这寝床是个交配地。



如果我的旅行带来痛楚，那就调整弧度方向
或者变成柔软自由的形态，跃过九个消瘦的月
　份。”

“不。即便是基督耀眼的产床
或者能酣睡在迷人柔软的梦境，亲爱的，
我也不愿交换我的泪水或你坚硬的头骨。
我的孩子，刺穿我，逃离我，真的没关系，
那怕整个天国辽阔的水域都破裂。

“此刻唤醒自由的身姿，我的快乐如同洞穴打开
释放痛苦和腐肉，释放永不自由的婴儿，
哦，我失去的爱在温暖的家园跳跃；
谷粒从坟墓的边缘匆匆赶来
有了声音和房屋，你可以不时地哭闹与倾诉。

“尘埃的颗粒里，你别无选择。
胸怀大海的波涛。不要
穿越波涌的肉街或身骨的瘦路回归。
坟墓和我宁静的躯体像石块拒绝你的光临，
奇迹那无限的开端永远地敞开。”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唤起我眼中的泪水。
(掩埋死者惟恐她们在分娩中走向坟墓。)
在腹沟的自然门口,我像裁缝一样蜷缩
在食肉的阳光下
缝制一件旅行的尸布。
我着衣而亡,感官开始迈步,
红色的血管流淌着金钱,
朝着小镇最后的一个方向
我昂首前行,永不停步。



两位的祈祷

两位的祈祷即将开始,
上床就寝的男孩和上楼的男子,
他正爬向楼上房间里垂死的爱人,
一个不在乎睡梦中会走向谁,
另一个担心她将死去而噙满热泪,

黑暗中两位祈祷的声音,
他们知道,会从床前和楼梯口,
从绿色的大地升入回响的天空。
为了平安的梦乡和垂死的爱人
两位祈祷者即将说出的声音

将是同一个伤悲在飞翔。他们将抚慰谁?
男孩会否安然进入梦乡,男子会不会哭泣?
两位祈祷者即将开始的祈祷

维系着生者与死者,楼梯口的男子会发现
今夜不见死亡,只见温情与生机,

激发他火一样热情照料楼上的爱人。
而男孩不在乎他爬向谁,不在乎他会
溺死在那坟墓般深不可测的伤悲,
透过睡梦中的双眼,看到黑眼睛的波涛
将他拖向楼上奄奄一息的爱人。



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

除非创造人类
生养鸟兽花木
君临万物的黑暗
默然宣告最后一缕光明的闪现
而寂静的时辰
来自轭下汹涌澎湃的大海。

而我必须再一次走进
水珠圆润的天庭
和玉蜀黍穗的犹太教堂，
我才会允许声音的影子祈祷
或在服丧的峡谷里
播撒我苦涩的种子去哀悼

这个孩子高贵而壮烈的死亡。

我不会以一个严峻的真理
去谋杀她离别的人类
也不会再让天真
和青春的挽歌
亵渎生命呼吸的驿站。

伦敦的女儿葬在深埋先辈的地方,
众多的亲友替她裹身着衣,
年久的谷物,母亲忧郁的心绪,
为奔腾不息的泰晤士河冷漠的
河水无情地吞没。
第一次死亡之后,再也没有死亡。



十月献诗

这是我迈向天国的第三十个春秋，
惊觉到一种声音传自港湾和毗邻的树林，
传自贝壳聚集以及苍鹭布道的
堤岸，
黎明的呼唤，
海水的祈祷，海鸥和白嘴鸦的鸣叫，
千艏帆影拍打着渔网密布的坝墙，
催促我启程，
那一刻
小镇依然在沉睡而我已起身。

我的生日来临，水鸟及
翻飞于树林的鸟群翻飞我的大名
在农庄及白色马群上空，
我起身，

在多雨的秋天
步入户外，往昔的日子纷至沓来。
潮水高涨，苍鹭扎入水中，此刻我走上
边界的小道，
而小镇
依然城门紧闭，尽管居民已苏醒。

春天般的云雀在翻卷的云海中
飞翔，道旁的灌木丛栖满啁啾的黑鸟，
十月夏日似的阳光
照耀
崇山峻岭，
这儿天气宜人，甜美的歌声猛然
飘入早晨，而我悠然漫步，倾听
雨水吱吱地落下，
寒风
正从我身下刮向遥远的树林。

苍茫的雨落在远处小小的港湾，
淋湿海边蜗牛般大小的教堂，
它的触角穿越云雾和城堡，
猫头鹰般棕黄，



而春夏所有的花园
一起在难以置信的故事中绽放花朵，
远在边界之外，雾海云雀之下。
我可以在那感叹
生日的
神奇，而气候却已开始转换。

它离开快乐的国度，
随着另一片气流而下，蓝色变形的天空
再次呈现一个夏天的神奇，
结满苹果
香梨和红醋栗，
在此转换中，我是如此清晰地看清
一个被孩子遗忘的早晨，他和母亲一道
走过阳光下的
寓言，
走过绿色礼拜堂的传奇。

再次说起童年的田野，
他的泪水灼热我的脸面，心在我的心房里跳动。
这些是树林、河流和海洋

一个男孩
在死者聆听的
夏日向树木、向石块和潮水里的鱼儿
低声地诉说自己欢乐的真情。
而那份神秘
依然
在水里在鸣叫的鸟群中生动地歌唱。

我可以在那感叹生日的神奇，
而气候却已开始转换。男孩已经长眠，
他那欢乐的真情在阳光下歌唱，
燃烧。
这是我迈向天国的
第三十个春秋，我站在那，此刻已是夏日的正午，
山下小镇上的片片落叶沾染十月的血花。
哦，愿我心中的真情
不断被吟唱
在这高山之巅，在这交替的岁月。



真理的这一面

（致卢埃林）

真理的这一面，
你也许看不见，我的孩子，
你这青春莽撞
国度里的蓝眼王，
在无知和罪恶的
冷漠天空下，
在你开始摆弄
心或头的姿势之前，
一切均已破灭，
却又悄然聚拢，泼洒
在漫长的黑暗，
像那死者的尘埃。

莽撞年代心存高远，
汹涌的大海旁，

美丑两种游荡
在死亡周围的方式，
像一阵呼吸掠过，
叫喊着穿越你和我
以及所有人的灵魂，
进入无知的
黑暗，罪恶的黑暗，美好的
死亡，丑恶的死亡，然后
作最后一次飞翔，
像星星的血液，

像太阳的眼泪，
月亮的种子，垃圾
与烈火，空中飞舞的
豪言壮语，你这六岁的王。
邪恶的愿望，
在你离开之前
任意地抛撒，
随同源初的植物，
飞禽走兽，
水色与光亮，大地与天空，
而你的一切言行，



真理与谎言，
在无从评判的爱情中死去。



致你及他人

密友或仇敌，我叫你出来。

你窝着一枚臭硬币，
朋友，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态，
你无耻地窥视我最羞涩的秘密，
硬塞给我一把谎言，
诱惑的眼神贼亮贼亮，
直到我甜蜜的爱牙不再湿润，
最终咬得咯咯响，我踉跄，我抽泣，
此刻我召唤你贼一样现身
在镜子映照的记忆里，
一脸难忘的微笑，
手戴丝绒手套身姿矫健，
我的整个身心遭受你的打击，
生命曾经那么快乐、那么坦诚，



无欲无求亲密无间，
我也从未想过表述或思索
而你却错置了一种真情在空中，

尽管我的爱依然如故，
他们的过错和美好一样地热爱，
我的朋友们却成了踩着高跷的敌人，
他们的脑袋翘到狡诈的云层。

疯人院里的爱

有位陌生人
要来和我同住,脑子有点不正常,
有位女孩疯如鸟,

要用手臂和羽毛闩住门内的黑夜,
绑在迷惘的大床,
她让流云迷惑不见天日的房屋,

她还漫游恶梦般的房间,迷离恍惚,
死尸般逍遥自在
或者骑马奔腾在男病房想像的海洋。

她来时已发疯,
任凭蛊惑的光线穿透反弹的墙壁,
着魔于整个天空,



她睡在狭小的食槽,仍然漫游尘埃,
仍然胡言乱语,
我不时流淌的泪水侵蚀疯人院的床板。

最终为她怀中的灵光所吸引,
我也许不得不
忍受最初的幻像去点燃万千的星云。

不幸地等待死亡

不幸地等待死亡
偕同凤凰一起等待
柴火即将点燃我罪孽的时光，
等待阴影中的女人
石刻的圣徒充满肉欲，夹杂在飞逝的死者中，
向我奉献一切，
在肉身冰冷的嘴上，在烈火
烧烙的前额，那令她坚贞不渝的
勃发的亲吻尽管还未响起，
爱的风暴也未
在我的生命里烟消云散，冷漠的女修道院
飘荡着修女满怀激情的合唱，在热浪扑袭的
　夏日
渴望引诱者的降临，



在这罪恶肆虐的海面相爱，
我幸运的圣体
在爱的云层映衬下被紧紧地拥抱热烈地亲
　吻，
随着时光不断地碾磨，
那愚蠢的黑暗
在生的节律中被切成肃穆的星星，
而英勇的主人在你每一步每一瞥下
赐福于我，伤口
化为神，在那儿庆贺灵魂的诞生，
在阳光相映下共享圣餐。
我的自我将永不歌颂
阴影下的圣徒，无尽的祈祷词
替换你祈求的肉体，我也绝不嘘嘘驱赶脚下
　的飞鸟：
死亡让我俩孤独地卧躺。

我看见狮虎在流泪，
在阴阳交接的黑暗里，
身纹斑斓、鬃毛浓密的兽群大步迈向毁灭，
母骡生养人身牛头怪，
鸭嘴兽在鸟的哺育下繁衍生息。

我看见渴望的圣女刻在阴影之中，
这欲望的象征超越我的时光与罪孽，
健壮的胯部克制无比的渴求，
我也看见未曾蹈火的凤凰，天堂的信使，
今日的欲望之箭以及
与世隔绝的荒岛。
除非生命的肉体花团般簇拥开放
一切爱都将变得残暴或不朽，
而坟墓将化为它的儿女。

爱，我幸运所获的爱
无言地启示
寻求天堂的凤凰和石刻的女修道院里
死后的欲望都将烟消云散，
如果我不鞠躬致谢你的祝福，
也不漫步在你凉爽的人间花园，
伴着身旁的永恒犹如基督伴随天国。
我明白这一切，
是从你眼神传译的母语中。新生的星星告诉
  我
快步投入初始犹如基督投胎。
她须不幸而耐心地躺下，



顶上的鸟儿也得安静。哦，我的挚爱，拥抱
我。
在你每一步每一瞥下，源初的天体开始转动，
这生机盎然的地球就是你的子孙。

公园里的驼背人

公园里的驼背人
一位孤独的先生
倚身于花树与湖水间
自打院门的铁锁开启
花树与湖水自由地涌入
直到暮色下响起周日忧郁的钟声

吃着夹带在报纸里的面包
喝着一迭纸杯里的水
孩子们将沙砾扔进
喷水池，在此我驾驶小船游戏
夜里睡在狗窝里
但是无人锁住他的心。

他像鸟儿早早来到公园



像湖水一样坐定
先生，他们喊他先生
逃学的男孩来自镇里
他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跑过
渐趋无声

他们笑着跑过湖边，穿过
假山庭园，他抖动手中的报纸
驼着背遭人嘲笑，
他们穿越柳林下嘈杂的动物园
一路躲避看园人
拿着竹棍捡拾地上的落叶。

驼背老人独自
在护士和天鹅间打盹
男孩们在柳树下
逼迫老虎跳出眼帘
在假山的石头上怒吼
柳林因水手出没而忧郁

在钟鸣之前整日想像
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

小榆树般婷婷玉立
弯曲的骨头让她挺拔而高大
她也许在落锁拴链后
依然伫立在夜色里

整个夜晚荒废的公园里
护栏和灌木丛之后
依然是鸟群荒草树林湖泊
而草莓般天真的野孩子
早已尾随驼背老人
走向黑暗里的狗窝。



进入她躺着的头颅

1

进入她躺着的头颅，
他的情敌来到床头，
在妨碍的眼皮底下，
穿越头发遮掩下震动的耳膜；
此刻诺亚重新点燃，无情的鸽子
飞离孕育人类的营地。
昨晚在强暴的浪涛中，
鲸鱼摆脱绿色坟墓的约束，
在原动的喷泉口放弃他们的爱，
沿着她的纯真滑过
燃情的唐璜，残暴的小李尔王，
哀嚎的凯瑟琳皇后

以及溺于毛发的参孙，
寂静中的极度亲昵一度见之于
楼梯口的陌生人及其阴影；
那黑色的刀锋和荡妇叹息她
下躺在干草床，在拂晓啼鸣之前，
他双臂的大镰刀
一次次地呼啸着前行；
男人是她梦游的英格兰，正在燃烧，也是
迷人的岛屿，夺目的魅力消魂她的肢体，
新生儿般腰间裹着叶片入眠，尽享抚摩和诵唱，
他逃离的爱人天真无邪地置身于落满橡子
的沙丘。

2

那数不清的口舌环绕
他们的房室发出男人的呜咽，
他的忠诚围着她不息地飞翔，
而黑暗在墙头挂起一篮篮蛇影，
他几乎完美无缺，体魄魁梧，鼻息浓烈，
她朦胧地感奋他像
青春期的贼子，



源初的想像依稀可见
　　大洋般孤独的情人，
嫉妒更是不能忘怀她的一切，
　　铺开他的罪恶之床，
　　在她美好之夜尽情享乐。
身着白色睡袍不断地呼喊，从月明的舞台中央
　　走向轰鸣的层层潮涌，时远时近，
她宣称偷心的贼子
侵占她的身体已多年，
　　入侵者及其破碎的新娘
　　在她身旁庆贺一切血示的质问
以及消亡的婚姻，对此他不曾感奋丝毫的美好
　　也不曾，由于他的傲慢，分享夜间
庄严的牧师扑动污秽的翅翼发出的喃喃话语。
她神圣又不神圣的时刻与永远匿名的野兽同在。

3

两粒沙拥在床头，
头对头环绕天空，
却又孤独地躺在宽广的海岸，

大海覆盖着他们无名无份的夜晚；
　　　　一阵声音传来宣告
　　女人奄奄一息，男人
　　好色背叛，
在水的遮掩下辉煌地消亡。
　　一只雌鸟冷冷地睡在一旁，
情人的翅膀收拢明日的飞行，
　　　　在筑巢的枝杈间
　　　　她向交尾的鹰歌唱
腐朽，天堂，我明亮的卵黄嘁嘁叫。
　　一叶草融入草坪才能长存，
一粒石禁闭在云雀的山岗会迷失自己。
向着裸露的阴影开放，如同朝向天空，
　　　　哦，她躺着，孤独而宁静，
　　　　夹在两次战争间的无辜者，
暗地乱伦的兄弟片刻间让星星趋于不朽，
　　一个哀悼的男人在这孤独的夜晚痛心疾首。
第二批来访者，痛苦煎熬的情敌，来自深深遗忘的黑暗，
休眠自身的脉动，在她不忠的睡眠中，掩埋他们的死者。



死亡与人口

在个别人濒临死亡
　　即将燃烧的前夕，
至少你最爱的一个人总算
　　明白你必须告别
名流和烈火般飞扬的气息，
　　在你永恒的朋友中，
有人会提高被视作尘土的嗓子
　　突然唱出对你的赞美，
一个最深沉的人会握住和平
　　永远不会沉没或终结，
　　直至他受挫于
众多已婚的伦敦夫妇疏远的伤悲。

在即将燃烧的前夕，
　　你的双唇和钥匙，
　　紧锁或开启，受害的陌生人迂回行进，

　　一个你最不了解的人，
那北极星上的邻居，另一街区的太阳
　　会潜入他的泪水。
他会在雄性的海洋洗濯他雨水般的血液，
　　因你的死亡而大步疾行，
他让你的水线缠绕他的世界，
　　让躯壳的喉口塞满
　　每一声哭喊，自从
第一丝光亮闪过他霹雳般的眼睛。

在死亡与入口
　　即将燃烧的前夕，
挨近的陌生人受伤于伦敦的波涛，
　　寻找你孤独的坟墓，
众敌之一，熟知
　　你那颗明亮的心
照亮黑暗，颤动着穿越锁孔和洞穴，
　　最终扯动雷霆
遮蔽太阳，插入与开启你暗淡的钥匙，
　　热浪逼迫骑手后退，
　　直到至少还爱你的人
逼近你黄道带上最后的参孙。



一个冬天的故事

一个冬天的故事，
飞雪眩目的湖面暮色飞渡，
圣杯形的山谷浮动农庄大片的原野，
雪花迭现的手心无声无息地滑过
秘密航行中牛群苍白的呼吸，

星星漠然陨落，
雪中透着干草的气味，远处的山坳
传来猫头鹰的哀鸣，冰冷的货舱
运载农家的牛群冒出羊白色的雾气，
在这河流交叉的山谷，故事就此开始。

世界一度那么苍老，
真诚的星球，纯如漂流的面包，
纯如食物和冬雪的火焰，有个男人展露

团团涡形的火焰点燃他的心灵和大脑，
在山坳原野上的农舍里独自

　　　　落泪，随后点燃
他心火映照的岛屿，四周雪花飞舞，
粪堆白如羊毛，母鸡在寒冷的睡梦里栖息，
直到公鸡啼鸣如火，梳理大雪掩埋的院落，
而早起忙碌的人们肩扛铁锹蹒跚而出，

　　　　牛群开始骚动，
捕鼠的猫怯怯地走动，鼓噪的
鸟儿欣然雀跃，四处寻食，挤奶的姑娘们
拖着木屐轻轻地跨过低垂的天空，
苏醒的村庄雾气腾腾，忙得不亦乐乎，

　　　　他下跪，哭泣，祈祷，
身旁明亮的柴火烤着肉叉，黑罐沸腾，
水杯和面包片撒落点点舞动的阴影，
在这遮蔽严实的房室，夜晚消逝之时，
爱的绝佳时刻，他却颇感孤独而忧虑。



　　他跪在冰冷的石头上，
因极度悲伤而哭泣，他向不明的苍天祈祷
愿他的饥饿在裸露的白骨间哀嚎，
走过一整片马厩，天空下敞露的猪圈，
镜子般透亮的鸭塘和令人目眩的牛棚，

　　他独自走进祈祷者
温暖如火的家园，四处寻觅流云般
令人雪盲的爱情，最终奔入白色的窝穴。
他赤裸的欲望击中他，让他屈首而哀嚎，
尽管没有一丝声响溢过他折迭空气的双手，

　　只有风串起
鸟群的饥饿掠过面包般的水域，摇曳
在高高的玉米上，而丰收在它们舌尖消融。
他莫明的欲望久久地燃烧，令他失落与迷惘，
此刻寒冷如雪，他该一路跑过

　　河间逶迤的山谷，
在夜间轻语的河流，溺死他的欲望，
浪花翻飞，随后蜷身陷于欲望中心
无情的白色摇篮和新婚的大床，永远

被迷失的信徒和光的弃儿所追逐。

　　　　　　释放他，他哭喊，
让他全身心地投入爱，让汹涌的
新娘吞没他孤寂赤裸的欲望，
从此撒落白色种子的田野不再茂盛，
随着时光的流逝叉裂的血肉不再盛开。

　　　　　　请听！行吟诗人
在昔日的村庄歌唱。夜莺，
掩埋森林的尘埃，搧动她斑斓的翅膀
在死者的风尘中叙述他冬天的故事。
从凋谢的春天传来水尘倾诉的声音。

　　　　　　干涸的溪流
随着钟声汇入河湾。露珠鸣响
落叶的碎片以及光华褪尽的风雪教区。
岩上雕蚀的一张张嘴是飞雪弹拨的琴弦。
时光透过纷飞流逝的雪粒歌唱。听吧。

　　　　　　悠久的土地上
一只手或一个声音滑过黑暗中



敞开的大门,门外滋生的土地上
一只雌鸟飞起,像热情的新娘大放异彩。
一只雌鸟啼晓,胸口的雪花遮掩猩红的绒毛。

请看!献舞者不停地
在昔日的村庄跳动,大雪覆没绿色的灌木,
月光下放纵的女人犹如一片尘埃飞扬的鸽群,
狂欢,极度膨胀的马群,死去的人马兽,
转身踏过飞禽农庄里湿淋淋的白色围场。

死去的橡树为爱出走。
岩石上刻画的四肢仿佛在应和号角而跳跃,
枯叶如书法飘舞。石头上的年轮大片地交织。
起伏的田野拨动竖琴弹奏一曲水尘的声音。
为了爱,往昔的雌鸟飞腾。看吧!

张开狂放的双翼
高过蜷缩的头颈,羽毛般柔和的声音
飞越屋顶,仿佛雌鸟在不停地颂唱,
而冬雪的一切气候元素欢快地飘落,
有个男人独自跪在圣杯般的山谷,

披着斗篷渐趋宁静，
身旁明亮的柴火烤着肉叉，黑罐沸腾，
群鸟飞翔的天空拍击一种羽毛的声音，
深深迷恋的他像一阵风追赶明亮的飞翔，
跑过寂静的农场上昏暗的谷仓和牛棚。

在岁月的终点
黑色鸟群在成排的树篱中像牧师着装死去，
远方的群山越过州郡的尸布愈驶愈近，
在仅存的一处叶茂的树林跑来雪中的稻草人
飞快地穿过漂浮的灌木林，麋鹿般长满茸角。

衣衫褴褛的祈祷者
走下过膝的小丘，在麻木的湖面大声高喊，
整夜迷离恍惚，长途跋涉直到雌鸟啼鸣，
穿越时光和土地以及大片漫舞的雪花。
倾听与目送她驶上鹅毛飞雪的海洋，

天空，飞鸟，新娘，
云彩，欲望，耕耘的星球，欢乐远在种子
播撒的田野之外，远在血肉叉裂垂死的时光，
苍穹，天国，坟墓，燃烧的圣水盆。



远古的土地之上，他死亡的大门无声地敞开，

飞鸟缓缓地降落。

杯形的农庄，白色的面包山丘，
湖泊及其浮动的田野，河流交叉的山谷，
他在此祈祷着走向最后的死亡，
祈祷者的家园及其篝火，故事就此结束。

舞蹈消逝在

白色的草地，不再呈现绿意，行吟诗人死去，
他的歌声在雪靴跋涉的欲望之村碎裂，
那大块的面包曾经切割飞鸟的形态，
发光明亮的湖面滑过鱼群飞翔的身影。

祭坛上不见

夜莺、人马兽和死马。春天凋谢归去。
年轮沉睡在石头上直到号角吹响黎明。
狂欢屈身下躺。时光掩埋春天的气候，
它曾敲响化石与再生的露珠一起雀跃。

鸟儿在翅翼的合唱中

归巢就寝，仿佛她要入睡或长眠，

而翅膀张开滑翔，他在一片圣歌中
与她成婚，穿越新娘汹涌的大腿，
女人耸起胸乳，天国引领飞鸟

前行，他俯身而就，
燃烧在新婚的爱床，在欲望中心的
旋涡，在欢乐天堂的山坳，
在世上旋转的花蕾。而她正
随他一起升腾，盛开在她融化的冬雪里。



结婚周年纪念日

天空已被撕破
穿透这褴褛的纪念日
三年来俩人和睦相处
偕手走过他们誓约的长廊。

此刻爱已丧失
爱神及他的病人在同一锁链上哀嚎;
死神从每一个真理或弹坑
挟来阴云,敲击他们的房门。

错误的雨中,一切已晚
他们走在一起,爱却已分离:
窗户倾灌他们的心扉
房门在大脑里燃烧。

有一位救世主

有一位救世主
比镭更稀有，
比水更平凡，比真理更残忍；
孩子们远离太阳，
在他的舌尖相聚，
聆听金唱片传出完美的音符，
希望的囚徒将他们的眼神
锁进牢房，沉缅他好似上了发条的微笑。

孩子们的声音
传自迷失的旷野，
在他安然的动荡中自有一种安宁，
每当妨碍者伤害
他人、动物或鸟类，
我们在那谋杀的气息里隐藏恐惧，



当地球越来越嘈杂，无比喧闹的
巢穴和精神病院自有一种宁静。

在他流泪的教堂
可以听到荣耀，
随着钟声响起，你在他毛茸茸的怀里叹息，
哦，你无法哭泣
悲悯一个人就地死去，
在神奇的洪水中洒下一滴欢乐的眼泪，
在云雾浸润的贝壳贴紧你的脸颊：
此刻黑暗中仅存我和你。

两位骄傲忧郁的弟兄在哭泣，
肩并肩锁入冬天，
走向冷漠空虚的岁月，
哦，我们无法激动，
感奋一丝微弱的叹息，
即便听到贪婪的人类远近烧杀，
我们惟有在天蓝色的哭墙筑巢哀嚎，
此刻就为知之甚微的死亡洒落一滴硕大的眼泪，

只因颓败的家园
无法照应我们的身骨，
惟有勇敢地死去且永不为人所知，
此刻只见我们呈现，
我们自身真实陌生的
尘土飘过我们未曾进入的房门。
流放于心灵，我们唤醒丝一般
柔和松弛、自由狂放的爱去击碎所有的岩石。



处女新婚

从情意绵绵的夜晚独自醒来，晨光
惊愕她睁开彻夜入眠的眼睛，
他那金色的昨天在虹膜上沉睡，
今日的太阳从她的大腿跃上天空，
无比纯洁久远，犹如面包和游鱼，
虽然奇妙的瞬间只是永恒的闪电，
加利莱涉足的船坞却掩藏大群的鸽子。

太阳的震颤不再渴望
她那深海般的枕头，她在那里一度独自成婚，
她的心她的耳朵和眼睛，她的双唇俘获
他雪崩般的灵魂，她水银样的身骨响彻他潺
　潺的溪流。
他从她的窗帘下升起他金色的行李，
火焰喷泻男人沉睡，她自他的怀抱中
懂得了另一轮太阳，无敌的血液疯狂地奔流。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操演在宁静的夜晚
此刻只有发怒的月亮
情人们躺在床上
满怀周身的忧伤，
我在吟唱的灯光下写作
不是为了野心或面包
也不是为了炫耀
或在像牙舞台上卖弄风骚
而是为了他们内心深处
极普通的回报。

除了愤怒的月亮
我不为自傲的人
铺开浪花四溅的纸笺



也不为高耸的死尸
伴随夜莺和颂诗而歌唱
而是为了情人们,他们
怀抱岁月的忧伤
他们不赐赞美或酬劳
也不留意我的手艺或诗艺。

空袭之后的追悼仪式

1

我及其自己
悲伤的人们
哀悼
不断燃烧而窒息的街道
一位出生不久的婴儿
它的小嘴
烧焦在坟墓黑色的胸膛
母亲挖呀挖,满怀熊熊烈火。

首先
歌声响起
点燃



黑暗回归源初
着火的舌头盲目地点头
一颗星星碎成
婴儿的世世代代
此刻我悲伤，奇迹也无法安慰。

宽恕
我们宽恕
我们，我及我的信徒也许
掀起洪潮才能承接你的死亡
直到血液喷涌而出，
尘埃宛如鸟儿一样歌唱，穿越我们的内心，
随同谷粒飞扬，随同你的死亡生长。
哭喊
你临终前的
哭喊，
黎明时分的孩子，在大火毁灭的街道
我们颂唱飞翔的大海
漫入生命丧失的体内
爱是嘴上最后的一道亮光。哦，
腰间黑色的皮囊下留存子子孙孙的种子。

2

我不知道是
亚当还是夏娃,修饰圣洁的小公牛
还是洁白的雌羊羔
或是入选的处女
在伦敦的祭坛上
袒卧她雪白的肌肤,
率先化为
细小头骨的灰烬,
哦,新娘和新郎
哦,亚当和夏娃
静静地躺在
悲伤的墓碑前
像伊甸园里的
尸骨一样苍白。

我知道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永不沉默,哪怕一秒钟
我追悼死去的婴儿



追悼故去的孩子
他是神父和仆从，
是词语，歌手和口舌
融入小小头骨的灰烬，
他是夜幕下的蛇
阳光般的果实，
男人和女人分离，
创世破碎回归黑暗
像旷野花园里的
苗圃一样荒芜裸露。

随同管风琴的乐音
飘向教堂灿烂的尖顶
飘入风向标火热的尖嘴
在十二只缠绕的圆圈里荡漾，
飘入焚烧时光的死亡之钟
越过安息日的骨灰瓮
越过晨曦飞旋的沟壑
越过阳光下的陋室和烈火下的贫民窟
以及沉醉于挽歌之中金色的人行道
融入源于火热麦地里的那片面包，
融入白兰地般燃烧的葡萄美酒，

弥撒之海
弥撒之海之上的
孕育圣婴的弥撒之海
喷泉般迸发，无穷无尽地欢呼
荣耀荣耀荣耀
创世的雷声在碎裂的终极王国回荡。



很久以后

1

很久以后，
当我固守灵魂的肉体
切成一块一块
不断地配发
渡过每一个艰难的开始，
自我偿还自我奴役的自己为时太晚，
在为爱磨损的裤子和冒汗的外套下，
在劈啪作响的炉灰坑沿，
在洞穴里，我和群鸟一起劳作，
猛犬套上颈圈，
地窖和小店装点一新，
腾云驾雾的吞食者也精心地打扮，

随后与平庸的水手乘坐软木船
迅捷离开汹涌的大海,
穿上普通人的衣服,伪装片片鳞甲,
像一位男神涉足水岸,
我惊扰坐立的裁缝,
拨回他面前的钟表,
随后,晃动浓密的熊毛和尾巴,
展开炙热的羽叶,
跳离袋鼠足下的土地,
跳离寒冷寂静的中心,
追捕寒霜撕咬的布匹,
越过威尔士的乐土,
我一跃而起惊吓
尖石般闪亮的下蹲人,
矮小而衣衫褴褛的呼唤者
以及名声显赫的漏针人。

2

我可笑的衣装,几乎无法忍受,
裹起棺木运送乘客



或已提及的阴魂。
枭形的冠帽兜起腐烂的头，
鞋套隐藏交叠的爪，
欺骗一切，我却相信，我的造化。

云朵棉花般的叶脉栖息裁缝的主人。
在传说中的远古大海上，我拍动翅膀，
鹿角梳理毛发，哥伦布般心情激荡，
我为偶像裁缝的眼神所穿透，
怒目扫视鲨鱼桅樯和航行中的船首，
以及满载勋章的船上南塞冰冷的嘴。

转向衣着平平的男孩，
聪明的狂想者，海上荒唐漂泊的花花公子。
伴随干枯的肉体，修饰的土地和眠床。
淹没在手头现成的水里妙不可言，
身旁戴着樱桃小帽的色鬼绿如海藻，
召唤孩子的声音传自蹼足的石块，
哦，绝不绝不为戴在我裂开的臂膀上的号角
感到遗憾，我在浪涛下爆裂。
此刻一览无余，我愿躺下裸露一切，
躺下，躺下活着
静如尸骨。

当我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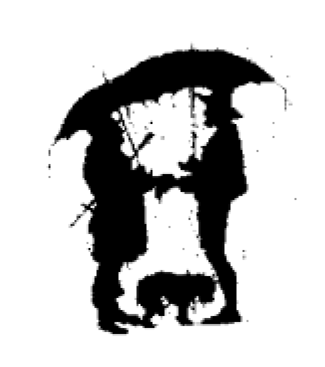
当我醒来，小镇开口说话。
鸟群，时钟，十字铃
在层层簇拥的人群旁聒噪，
爬虫在火焰里放荡，
惊扰劫掠人们的梦乡，
毗邻的大海驱散
蛙群恶魔和幸运女子，
一个男人在门外拿起钩刀
朝向血泊中的头颅，
切断早晨，随后
时光热血的重影
和他那源自书本的长须
砍下最后一条蛇仿佛
它是一根木棒或嫩枝，
它的舌头蜕下一片落叶。



每天早晨，我，床笫之神，
在一次水面漫步之后，
创造善与恶，
死神旁奄奄一息的
猛犸和落雀
光临众人的地球。
飞鸟如树叶飘荡，小船如水鸭漂浮，
今天早晨，我一觉醒来，
听见一个陡立的声音
反向突破小镇的喧嚣，
绝非先知后裔的我
呼喊我的滨海小镇正在走向毁灭。
时钟报道时间的消亡，铃声敲响上帝的死亡，
我拖动白色的尸布覆盖一座座岛屿，
而我眼睑上的硬币像贝壳一样歌唱。

黎明空袭中有位百岁老人丧身

当黎明在战争中惊醒,
他穿好衣服,步出家门,不幸死去,
门锁打着哈欠,一颗炸弹把它炸得粉碎,
他倒在钟爱的人行道上,碎石飞溅,
惨遭杀戮的地面化作葬礼上飞舞的尘埃。
告诉他躺卧的街道,他终止了一颗太阳,
弹坑般的眼窝长出春笋和火焰,
此刻所有的钥匙从锁中弹出,丁当作响。
别再挖掘他灰发苍老的心链。
伤口招来天国的救护车,云集一处,
等待铁锹铲响那只囚笼。
哦,让他的遗骸远离那平凡的马车,
黎明正在他岁月的翅膀上飞翔,
一百只鹤在太阳的右手栖息。



静静地躺下，安然入睡

静静地躺下，安然入睡，患者
喉咙里的伤口，火烧火撩。整夜漂浮
在寂静的大海，我们听到
一丝声响传自纱布包扎的伤口。

站在数里之外的月亮下，我们瑟瑟发抖
倾听大海奔流，好像鲜血流自喧闹的伤口
而当纱布在风暴般的歌声中崩裂
所有溺水者的呼救在风中游动。

缓慢而忧伤的航行开辟一条通道，
我们迎着狂风敞开漂泊小船的大门，
我的航行始于伤口归于伤口，
我们听着大海的歌声，我们看着纱布在倾诉。
静静地躺下，安然入睡，嘴藏进喉咙，
或者我们屈从，与你同行，穿越溺水的阴魂。

幻像与祈祷

1

你
是谁
谁出生在
隔壁的房间里
还如此大声地喧闹
我能听到子宫徐徐张开
黑暗正越过幽灵降生的儿子
隐匿在墙后瘦小犹如鹪鹩的身骨?
在此关键时刻血腥的出生地
不为燃烧的人们所知晓
心留隐情的人绝不
为野孩子洗礼
黑暗独自
祝福
他



2

我转过祈祷的角落在太阳般突然
降临的祝福声中燃烧掉自己
以你那被诅咒者的名义
我想转身跑人隐地
但轰鸣的阳光
正在洗礼
天空。
我
终于
被人发现。
让他烫洗我身
溺我于世界的伤口。
闪电回应我的哭喊之声。
此刻我的声音在他手心燃烧。
我迷失方向太阳咆哮祈祷渐趋消亡。

---

* 原诗由十二节组成，两组图形各六节。此处选择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以飨读者。

神圣的春天

啊

从爱情之床起身，
当那永生的医院给人添增活力
抚慰这垂危的身躯，
毁灭及其起因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聚集一支部队
横扫我们的伤口和房屋，
我起身迎接这场战争，我绝无真心
只为那片给予我光明的黑暗，
祈求忏悔者以及明智的镜子，却常常看不见
在上帝石化的黑夜之后散发光热，
而我被击中犹如太阳旁造物主一样孤寂。

不

愿春光下的一切吉祥美丽，



加百利带来福音,灌木灿烂,柴火焚烧痛楚,

黎明欢快地生长,

大滴大滴炙热的眼泪在哭泣的墙壁上冷却,

我日益丰饶的太阳,

父亲,他的颤栗饱含纯火的婴儿,

祝福,热忱地祝福,

只能孤身承受与歌唱不宁的寂静,

独自沉醉于人类紧裹的家园,

祝福母亲以及坍塌在神圣春天里的房室,

哪怕是最后一次。

羊齿山

此刻我年轻又飘逸，站在嫩绿的苹果树下，
身旁的小屋活泼轻快，我幸福美好，绿草青翠，
　　幽谷上的夜空星光灿烂，
　　　　时光令我欢呼雀跃，
　　眼中的盛世金碧辉煌，
我是苹果镇的王子，马车迎送，无比的荣耀，
很久以后我自会像君王拥有森林和绿叶，
　　　　河岸上长满雏菊和大麦，
　　微风吹拂洒落的阳光。

此刻我青春无忧，声名赫赫，四周谷仓座座，
幸福的庭院深深，我一路欢歌，农场就是家园，
　　阳光下它也曾一度年青，
　　　　时光让我嬉戏，
　　蒙受他的恩宠金光闪耀，



我是猎手,我是牧人,年青幸福,牛犊应着
我的号角歌唱,山里狐狸冷冷的吠声清脆,
　　　　圣溪的鹅卵石里
　　传来安息日缓缓的钟声。

明媚的阳光整天地泼洒,那么美丽可爱,
田间的干草高及屋脊,烟囱飘出美妙的旋律,
　　那是嬉戏的空气,动人又湿润,
　　　　火中的绿焰如草。
　　每到夜色降临,稀疏的星空下
我赶着回家入眠,猫头鹰驮着农场而去,
皎洁的月光赐福大地,我在马厩间聆听欧夜鹰
　　衔起干草飞翔,一匹匹马
　　　　光一样闪入黑夜。

随后农场醒来,像一位浪子回归,
身披白露,肩负雄鸡,阳光普照大地,
　　那是亚当和夏娃,
　　　　天空再次聚拢,
　　那一天的太阳浑圆无边。
所以肯定是在简洁的光芒诞生之后,
在最初旋转的地方,消魂的马群

热切地走出绿色而嘶鸣的马厩
奔驰在美好的旷野。

快乐的小屋旁,我荣幸地置身于狐群和雉鸡,
在新近形成的云层下,幸福欢畅,内心悠长,
太阳日复一日地诞生,
我狂放不羁,
我的心愿穿越高及屋脊的干草,
在蓝天下劳作,无忧无虑,时光在和谐的
旋律里转动,竟诵唱如此寥寥几首晨歌,
随后散发青春活力的孩子
随他步出优雅,

我无所牵挂,在羔羊般洁白的日子里,时光
拉起我的手影,在冉冉升起的月下,
爬上栖满燕子的阁楼,
我奔波入眠,
我该听不见他与高高的原野一起飞翔,
也不会醒来发现农场永远逃离了没有孩子的土地,
哦,我蒙受他的恩宠,年轻又飘逸,
时光赐我青春与死亡
尽管我戴着镣铐依然像大海一样歌唱。



在约翰爵爷的山岗上

在约翰爵爷的山岗上，
燃烧的雄鹰默默地盘旋；
云雾升腾，暮色降临，他伸展威慑的
利爪，锐利的目光触及港湾上飞翔的小鸟，
触及尖叫的孩子戏斗的
麻雀
以及那些在黄昏嘈杂的灌木篱上天鹅般哀鸣
　的飞禽，
它们咯咯地欢叫，
跳上角斗的榆树林上火热的刑场，
直到入套的雄鹰猛然
出击，山下托依河里昂首阔步
悠然捕捉的圣鹭垂放倾斜的墓碑。

猛然一击，羽毛飞散，

约翰爵爷公正的山岗阁下
戴上一顶寒鸦的黑帽，受骗的鸟群再次快速飞向
燃烧的雄鹰，飞向高悬的刑架，一阵狂风掠过
托依河上闪亮的鱼鳍。
那儿
悲哀的鱼鹰入水觅食
踱步在卵石比目鱼密布的
浅滩和芦苇荡，“宝贝，宝贝”，空中的雄鹰呼唤，
“请过来受死”，
我打开水的书页，翻到圣歌
及其阴影的章节，周围的沙蟹伸展利螯欢快地爬
动，

阅读，一枚贝壳里，
死亡浮标铃一样清晰：
在鹰眼的黄昏不断地诵唱，赞美燃烧的雄鹰，
在火红的翅翼下垂悬他恶毒的导火线，
赐福
于
港湾和灌木丛中咯咯欢叫的年幼无知的小鸡，
“宝贝，宝贝，请过来一起受死”。
我们感到悲哀，因为欢乐的鸟群从此离别石滩和



榆树，
苍鹭和我，
年轻的伊索，在鳗鱼的幽谷旁，面对临近的夜晚
讲述寓言，神圣的苍鹭颂唱在贝壳垂挂的远方，

在港湾般透明的幽谷，
大海的卵石升起风帆，
在水域码头，岸墙跃动，白鹤婷婷玉立。
苍鹭和我，在法官约翰爵爷的榆树山下，
揭示迷途的
鸟群
犯下的罪孽，上帝因为它们唿哨的喉音
宽恕它们，
听到麻雀的呼唤，因那灵魂之歌拯救它们，
上帝刮起的旋风一片宁静。
此刻悲哀的苍鹭立在杂草丛生的岸边。
透过黄昏和流水之窗，我看到俯身低语的苍鹭

映着河水，捕食
在托依河的泪水中，
而折断的羽毛雪花般飘舞。只有猫头鹰
哀鸣在劫后的榆树林，一片草叶吹入合拢的手心，

此刻约翰爵爷的山岗
不再有
幼稚的雄鸡或雌鸡在啼鸣。苍鹭，走在
波光粼粼的洼地，
奏出所有的乐音；我聆听岸柳相间的河水
缓缓流动的旋律，
在夜晚袭来之前，在这时光摇撼的石头上掩埋
那些音符，为了蒙难鸟群的灵魂安然出航。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老年在日暮之时应当燃烧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明智的人临终时虽然懂得黑暗有理，
因为他们的话语已迸发不出闪电，但也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善良的人翻腾最后一浪，高呼着辉煌，
他们脆弱的善行曾在绿色港湾里跳荡，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狂暴的人抓住并歌唱过飞翔的太阳，
虽然为时太晚，却也明瞭曾使它在途中悲伤，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严肃的人,临近死亡,透过眩目的叹息看见
失明的眼睛可以像流星一样欢欣地闪耀,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而您,我的父亲,在那悲哀之巅,
诅咒我,祝福我吧,此刻以您的热泪;我求您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哀 悼

当我还是个吹牛的大男孩,
也是教中信徒口里的黑唾沫,
(老淫棍叹息,死于女人)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醋栗林,
蛮野的枭像只泄密的山雀啼叫,
我羞涩地跳跃,大姑娘们
在驴马的领地玩起九杆游戏,
在跷跷板般的礼拜天夜晚,
我邪恶的眼想追谁就追谁。
整夜的月光我可以爱,也可
让所有绿叶般的小媳妇
在漆黑的灌木丛里伤悲。

当我还是个狂野的半吊男人,
也是教堂甲虫长凳上的黑面兽,

(老淫棍叹息,死于淫妇)
我不再是邪恶月光下的大男孩,
新生牛犊一样烂醉,整夜
在弯弯的暖气管里吹口哨,
接生婆在午夜的阴沟里生长,
小镇吱吱作响的产床叫唤,快啊!……
每当我一头扎进齐腰深的浅滩,
在三叶草铺开的坡面不管往何处跑,
在漆黑的夜晚不管干了些什么,
我总是留下颤抖的印痕。

当我还算是一个你所谓的男人
也是神圣殿堂上的黑色十字架,
(老淫棍叹息,死于虚荣)
我是白兰地,低沉的青春成熟闪亮,
不再是红火小镇里一只翘尾的雄猫,
每一个风骚的女子都成了他的耗子,
而是炎热夏日里的一头山间公牛
步入自己的大好年华,
走向热情等待的牛群,我说,
哦,热血冷却之前有的是时间,
我躺下只为了就寝入眠,



为了我愤怒、怯懦、乌黑的灵魂！

当我走完人生的半个旅程，
命该如此，正如牧师们所示，
(老淫棍叹息，死于衰落)
不再是莽撞的牛犊或急切的雄猫，
也不是牧草地里的胡桃公牛，
而是一只头角破裂的黑公羊，
当那柔软的时刻最终来到，
灵魂撅着嘴从那肮脏的鼠穴溜走，
而我痛恨、漠视我的灵魂，
软骨裹着硬皮，咆哮一生，
我将灵魂推入漆黑的天空，
找到一个女人的灵魂来成婚。

此刻我已走完人生的旅程，
也是咆哮人生的黑色回报，
(老淫棍叹息，死于陌生人)
我躺在鸽声低语的房间里，清瘦洁净、
遭人诅咒，我听到安魂的钟声回荡……
哦，我的灵魂在漆黑的天空
找到一位礼拜天的妻子生养天使！

贪恋的女妖们环绕她的子宫！
贞洁为我祈祷，虔诚为我歌唱，
天真抚慰我最后一口黑色的呼吸，
谦逊将我的双腿藏在她的翅翼下，
所有致命的美德折磨我的死亡！



在白色的大腿间

在受孕的月光下，高高的白色山岗上，
透过众多河流汇集的喉口，麻鹬鸣叫着，
今夜我在白色的大腿间漫步，
卵石般贫瘠的女人静静地躺卧，

渴望生育渴望爱情，尽管她们久已躺下。

透过众多河流汇集的喉口，女人祈祷着，
祈求男人的种子漂入他们淌涉的港湾，
尽管雨水已洗去杂草丛生的石头上的大名，

独自蜷缩在永恒的夜晚，
她们舔着麻鹬的口舌渴望久未怀上的儿子，
他们在遥远的山岗砍伐树林。

她们曾在鸡皮疙瘩的冬天,在求爱的小道上
热恋所有的冰叶,或是在酷热如烤肉的阳光下,
在高高的四轮马车相拥相恋,车上满载的干草
触及垂落的云彩,或者随便与哪位年轻人作乐,
躺在点燃的信仰之下,月光如乳汁流淌,

月影下的衬裙被风高高地吹起,
或者在粗野的牧童旁羞红了脸,
此刻他正抱紧我急于拖向林间的空地,

她们也曾是绿色原野上快乐的篱笆墙。

她们的尘土曾是养猪人暗中植根的血肉,
透着猪圈的臭味,随着他双股的冲刺
而燃烧,面对污秽的天空鹰翼般张开,
或是相伴果园的情人,在阳光的杂树丛
粗暴如母牛狂舔,随荆棘的枝条颠摇,
她奶酪般的灵魂,他不熄的热情如金钩直达肉骨,

或是在月光下的小树林如丝般轻轻波动,
随冰雹般的石子抛入白色湖面激起琴声般的
　涟漪。



她们曾是路边的新娘如花般盛开在山楂装点的新
　房，
听到下流的求爱地淹没在寒霜下，急匆匆的小修士
一身浓毛，在暮色苍苍，紫蓟丛生的走廊里
喜悦而尖叫，直到白色的猫头鹰掠过

她们的胸乳，畅饮挺拔的狂喜，长角的公羊
飞快窜入做爱的树林，狐狸的火炬喷涌，
在连环的夜晚，所有的飞禽走兽和谐地欢叫，

而鼹鼠的尖嘴笨拙地拱起它对圆顶的朝圣，
或者，黄油般肥胖的牧鹅女，跃动在摇床，
双乳涨满蜂蜜，在嘶嘶作响的鹅棚里
承接雄鹅王的翅翼不断地拍击，那片
黑暗的麦地早已消逝，春天里她们的木屐曾在那儿
　舞动，
她们萤火虫般的发夹飞落，干草垛也跟着旋转……

（什么都没孕育，没有吮吸的婴儿相拥脉管的蜂房，
鹅妈妈的土地赤裸而贫瘠，她们是朴实的杰克卵石
　般的妻子）

此刻麻鹬的哀鸣让我俯身亲吻她们尘土的嘴唇。

她们的水罐和时钟上的尘土飘来荡去，
干草此刻已尽，羊齿丛生的厨房锈迹斑斑，
犹如钩刀的弧口，它们曾削低篱笆，
切割鸟群的大腿，让游吟诗人口流红色的树液。
她们自谷物下跪的房室将我紧紧地拥抱，
听到响亮的钟声驶过死者的一个个礼拜天，
雨水在颓败的院落里拧干自己的口舌，
她们告诉我爱情常青，即便树叶落满坟地，
阳光擦拭失落于草丛的十字基督，
女儿们不再悲伤，她们仍然会
在狐狸生养的大街滋生欲望，
或在枯败的树林饥肠辘辘：
山岗上的女人将穿过求爱者的树林，
永远疯狂地热恋那些健壮不灭的死者，

黑暗中的女儿们像福克斯的火药宁静地燃烧。



梦中的乡村

1

我那流连于炉边童话，在梦中的原野
驰骋的女孩，永远不要害怕或相信
裹着羊毛头巾轻快奔跑的狼粗哑地呼唤，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在露珠浸润的日子，跳出落叶满地的狼窝，
窜入玫瑰林中的房子里吞食你的心肝。

睡吧，甜甜的，缓缓地酣然入睡，不要过于沉迷，
我的女孩在夜晚漫游乡村童话里的玫瑰和州郡：
牧鹅人或猪绝不会变成农家院落里的国王
或火一般热烈的哈姆雷特
　　　　　　　　　　　冰一样冷酷的王子，

蜂拥在灌木林的男孩和雄鹅，自虐而发狂，
在拂晓前获取你那颗蜜糖般的心，

天真的谎言也不会在生根的幽谷求欢与撕裂，
或在我骑手哭泣的羽毛间破灭。
羊齿草替你挡开女巫扫泼的泡沫，
乡村的花朵入睡，翠绿的森林默然看护，
　　　　　　　　　　　　　　快快地睡吧，
安然又宁静，远离灯心草丛呼呼的风声。
我的女孩，除非丧钟鸣响，送你入梦乡，

永远不要相信或害怕野外的阴影或魅力
在你驰骋时耙犁或雪埋你的鲜血，
谁会幽灵般狂野地出没寒鸦栖息的山崖？
除了月光在群星璀璨的井口清悦地回响，
　　　　　　　　　谁会隐匿于月明的幽谷？
山岗触及天使。夜莺赞美的歌声飘自
圣人的小屋，穿越女修道院和落叶斑斓的屋顶，

知更鸟落在树梢，圣母玛利亚在月光下闪现。
至高无上的圣地，林中动物的眼睛
在雨中水珠般地倾诉，最阴森的幽灵猫头鹰



发出不祥的哀鸣。狐狸和林地跪在血泊里。
此刻童话赞美
星星在草场上空升起,寓言整夜地放牧
在绿草摇曳的圣桌。永远不必害怕

裹着羊毛头巾咩叫的大灰狼,也不必害怕
长着獠牙的王子,在春情荡漾的农庄陷入
爱情的泥潭,但是要警惕那露水般温顺的贼。
乡村多么神圣:哦,住在自然亲切的乡村里。
感奋绿野的美好,
玫瑰林中的月光在祈祷者的脚下飘荡,
愿歌声和鲜花庇护你,愿你永远快乐,

欣然就寝,安然入睡在松鼠窜动的林中
低矮的小屋,亚麻、茅草、星光遮蔽着屋顶:
愿你尽享神的祝福,虽然你穿越的狂风
刮自四处潮湿的阴影和咆哮的锁孔,
尽管你的誓言那么冷漠。
但是走出鸟嘴,蛛网的黑暗和摇动的树枝,
请别忘记那贼正偷偷而执着地走来,

飞雪般隐秘,露珠般温顺地飘向荆棘,

就在今夜以及每一个辽阔的夜晚，直到丧钟
在塔楼中敲响，在炉边童话的马厩上空
送我迷失的爱人进入梦乡；灵魂走过
修剪一新的水面。
今夜以及你星星般降生后的每一个夜晚，
他不停地走来，犹如冬雪飘落，雨点洒落，
冰雹般猛击羊毛，犹如山谷里的迷雾
飘过干草般金黄的马厩，露珠飘落苹果树上
飞旋的尘土，飘落在晨叶击打的荒岛，
犹如星星自天空陨落，翻飞的苹果籽一样
轻轻地滑翔，
飘落，鲜花般盛开在我们腰间张裂的伤口，
犹如世界沉落，犹如寂静的旋风无声无息。

2

夜晚，驯鹿在干草堆上空的云层腾挪！
大鹏为仙女装上展翅的双翼！
祈祷的英雄传奇遍布四方！ 在那兔子般
跳跃的狂风中
白嘴鸦随高翔的黑色教堂啼鸣，一本飞鸟的圣经！
红色的狐狸在火一般的公鸡间燃烧！



夜晚，黑鸟在林中翻飞，血脉奔涌！
透过田间的绣花翠叶，血液不停地搏动！
小溪流自牧师黑手腕的树林，流自
夜莺喧闹的童话中
含霜蓟丛的袖管！幽谷的孤魂嘶声力竭地歌唱！
松柏丛生的小山斜披白色的法袍！

喧闹的童话涉掠的庭院里，奶汁
雨点般敲打着奶桶！血的布道！
血脉响亮的飞鸟！英雄传奇从人鱼
跃向六翼天使！
传播福音的白嘴鸦！今夜的一切都在诉说
他的光临，狐狸般红红火火，尾风般隐秘。

音乐的启示！宁静的黑脊海鸥
眼含沙砾飞翔于碧波之上！小马驹掠过
绿意颤栗的湖面，一片寂静，月光流曳，
清风飒爽。
音乐的一切元素创造大自然的奇迹！
泥土、空气、流水和烈火诵唱白色的一幕，

我梦中的宝贝，头发干草般金黄，双眼

透出一丝蔚蓝，室内光影浮动，她独自驰骋
在高高的山岗，纯真而尽享神的祝福，
静静地躺卧，
天空也许会划过行星，钟声会哭泣，夜晚聚拢
她的目光，那个贼露水般不由分说地降临死尸，

只为转动她神圣心灵中的世界！
隐秘而缓慢，听到她腰间的伤口绕着太阳
飞翔，他走向我的宝贝，犹如谋划的冬雪，
他正走向鲜花
盛开的河岸，像露水流入秩序井然的大海，
他肯定要远航，犹如船形的云朵。哦，他正

谋划着走近我的宝贝，不去偷取她海潮拍击的
伤口，她梦中的远游，她的双眼，点燃的秀发，
而是偷取她的信仰，每一个辽阔的夜晚以及
祈祷者的传奇，
就在昨夜他带走她的信仰，为他并不神圣的目的，
在非法的阳光苏醒之际，他又将她遗弃，

让她独自赤裸着身，悲哀他的离去，
无论你如何信誓旦旦，不管是相信还是恐惧，



我的宝贝，今夜他正走来，自从你降临人世，

夜晚永不止息：

你会从梦中的乡村醒来，在黎明以及最初的每个黎明，

你的信仰永生不灭，犹如受控的太阳爆发的呐喊。



挽　歌

傲然不屑死去，心碎眼瞎，
走上最黑暗的道路，不再回头，
一位勇敢善良的人，冷峻而孤傲，

那一天真黑暗。哦，从此以后
他终于能轻松地躺下，穿越山岗，
在青草之下永沐爱意，在逝去的

人群中勃发青春，决不退隐，
永不沉默，在死后无尽的岁月，
虽然他依然渴望母亲的乳汁，

尽管她早已化为尘土，而在仁慈的大地，
死亡那黑暗的正义，盲目又不幸。
让他不屑安息，再次投胎，重返人世，



我在沉默的屋内，蜷缩的内室里，
在他盲目的病榻前，默默祈祷，
在正午和夜晚以及黎明前的一刻。

死亡之河在他可怜的手心流淌，
透过他的瞎眼我看到大海的根须。
(一个受苦的老人瞎盲了四分之三，

我没那么高傲，不会不屑于哭喊，
上帝和他也永远不会走出我的心灵。
他所有的骨头都在呼喊，除了痛苦，

他实在太穷，太天真，害怕死时会
憎恨上帝，他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勇敢、善良、孤傲的垂暮之人。

屋内的手杖是他的，书是他珍藏的。
自打出生起他就从未哭过，直到此刻
他也从不哭泣，除了自身的隐痛。

我看见最后一丝光芒滑出他的眼睛。

君临天空的光明之下，
一位盲目的老人随我走上

他儿子目所能及的草地，
不幸的世界像雪片一样降临。
他喊着死去，最终恐惧世上

最后的声音，消逝的世界无声无息：
傲然不屑哭泣，脆弱得无法控制泪水，
深陷于两个夜晚，盲目与死亡。

哦，至深的痛，莫过于他死在
最黑暗的日子。哦，他竟能
掩藏眼泪，傲然不屑哭泣。

哪怕我死去，他都不会离开我的身边。)